

# 卷七

書名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二十卷 明刊本  
 撰者 明 笑笑生 撰  
 卷 卷七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48  
 編號 D8644700

即炎  
 瑞鳳泥  
 蓋此數  
 語中

##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卷之一

第 七 回

西門慶熱結十弟兄

武二郎冷遇親哥嫂

豪華去後行人絕  
 簫箏不響歌喉咽  
 雄劍無威光彩沉  
 寶琴零落金星滅  
 玉階寂寞墜秋露  
 月照當時歌舞處  
 當時歌舞人不回  
 化爲今日西陵灰  
 佳人體似酥  
 雖然不見人頭落  
 暗裡教君骨髓枯  
 腰間仗劍斬愚夫  
 雖不見人頭落

這一日是昔年大唐國時一箇脩真煉性的英雄入聖超凡的豪傑到後來名列仙班率領上八洞羣仙救拔四部洲沉苦一位仙長姓呂名岩號純陽子祖師所作單道世上人營營逐逐急急巴巴跳不出七情六慾關頭打不破酒色財氣圈子到頭來同歸于盡着甚要緊雖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447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48

48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二十卷 明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K2971 (4)

2.7.4
8
4.3

双紅堂
小説
48(4)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卷之七

第三十一回

琴童兒藏壺構釁

西門慶開宴為歡

幽情憐獨夜 花事復相催 欲使春心醉 先教玉友來  
濃香猶帶膩 紅暈漸分腮 莫醒沉酣恨 朝雲逐夢回

話說西門慶次日使來保提刑所下文書一面使人做官帽又喚趙裁裁  
剪尺頭儻造圓領又叫許多匠人釘了七八條帶不說西門慶家中熱鬧  
且說吳典恩那日走到應伯爵家把做驛丞之事再三央及伯爵要問西  
門慶借銀子上下使用許伯爵十兩銀子相謝說着跪在地下慌的伯爵  
拉起說這此是成人之美大官人攜帶你得此前程也不是尋常小可因  
問你如今所用多少勾了吳典恩道不瞞老兄說我家活人家一文錢也  
沒有到明日上任叅官贄見之禮連擺酒并治衣類鞍馬少說也得七八

十兩銀子如今我寫了一紙文書在此也沒敢下數兒望老兄好友扶持小人。嘉成恩有重報。伯爵看了文書因說吳二哥你借出這七八十兩銀子來也不勾使。依我取筆來寫上一百兩。恆是看我面不要你利錢。你且得手使了。到明日做了官慢慢陸續還他。也不遲。俗語說得好。借米下得鍋。討米下不得鍋。哄了一日。是兩晌吳典恩聽了謝了。又謝。于是把文書上填寫了一百兩之數。兩箇吃了茶一同起身來到西門慶門首。平安兒通報了。二人進入裡面。見有許多裁縫匠人七手八脚做生活。西門慶和陳敬濟在穿廊下。看着寫見官手本揭帖。見二人作揖讓坐。伯爵問道。哥的手本劄付下了。不曾。西門慶道。今早使小价往提刑府下劄付去了。還有東平府并本縣手本。如今正要叫賣。四去下說畢。畫童兒拿上茶來。吃畢茶。那應伯爵並不題吳主管之事。走下來。且看匠人釘帶。西門慶見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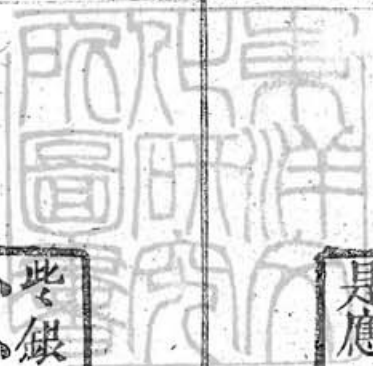
先只奉  
承暢其  
歡心心  
一歡便  
來易打  
入絕妙  
編法

拿起帶來看就賣弄說道。你看我尋的這幾條帶如何。伯爵極口稱讚誇獎。說道。虧哥那裡尋的。都是一條賽一條的好帶。難得這般寬大。別的倒也罷了。自這條犀角帶并鶴頂紅。就是滿京城拿着銀子也尋不出來。不是。回獎。就是東京衛王老爺玉帶金帶。空有也。沒這條犀角帶。這是水犀角。不是旱犀角。旱犀角不值錢。水犀號作通天犀。你不信。取一碗水。把犀角安放在水內。分水為兩處。此為無價之寶。因問哥你使了多少銀子尋的。西門慶道。你們試估估價值。伯爵道。這箇有甚行款。我每怎麼估得出來。西門慶道。我對你說了罷。此帶是大街上王昭宣府裡的帶。昨日一箇人聽見我這裡要巴巴來對我說。我着賣四拿了七十兩銀子。再三回了來。他家還張致不肯。定要一百兩。伯爵道。難得這等寬樣好看。哥你到明日繫出去。甚是霍綽。就是你同僚間見了也愛誇美了一回。坐下西門慶

捱西門慶光開口光效

稱恩訟德說得入快甚不由不借哄騙財至非此等口雷不能

便向吳主管問道你的文書下了不曾伯爵道吳二哥正為要下文書今日巴巴的央我來激煩你蒙你照顧他往東京押生辰擔雖是太師與了他這箇前程就是你擡舉他一般也是他各人造化說不的一品至九品都是朝廷臣子但他告我說如今上任見官擺酒并治衣服之類其要許多銀子使那處活變去一客不煩二主沒奈何哥看我面有銀子借與他幾兩率性賙濟了這些事兒他到明日做上官就啣環結草也不敢忘了哥大恩休說他舊在哥門下出入就是外京外府官吏哥也不知拔濟了多少不然你教他那裡區處去因說道吳二哥你拿出那符兒來與你大官人瞧這吳典恩連忙向懷中取出遞與西門慶觀看見上面借一百兩銀子中人就是應伯爵每月利行五分西門慶取筆把利錢抹了說道既是應二哥作保你明日只還我一百兩本錢就是了料你上下也得這



些銀子撓纏子是把文書收了變待後邊取銀子去忽有夏提刑拿帖兒差了一名寫字的拿手本三班送了十二名排軍來答應就問討上任日期討問字號衙門同僚具公札來賀西門慶教陰陽徐先生擇定七月初二日辰時到任拿帖兒回夏提刑賞了寫字的五錢銀子正打發出門去了只見陳敬濟拿着一百兩銀子出來教與吳主管說吳二哥你明日只還我本錢便了那吳典恩一面向接銀在手叩頭謝了西門慶道我不留你坐罷你家中執你的事去留下應二哥我還和你說句話兒那吳典恩拿着銀子欢喜出門看官所說後來西門慶死了家中時敗勢衰吳月娘守寡被平安兒偷盜出解當庫頭面在南瓦子裡宿娼被吳驛丞拿住痛刑拶打教他指攀月娘與玳安有奸要羅織月娘出官恩將仇報此係後事表過不題正是

不結子花休要種

無義之人不可交

那時賁四往東平府拜本縣下了手本來回話。西門慶留他和應伯爵陪陰陽徐先生擺飯。正吃着飯，只見吳大舅來拜望。徐先生就起身，良久應伯爵也作辭出門。來到吳主管家，吳與恩早封下十兩保頭錢，雙手遞與伯爵，磕下頭去。伯爵道：「若不是我那等取巧說着他會勝，不肯借與你。吳典恩酌謝了伯爵，治辦官帶衣類，擇日見官上任不題。那時本縣正堂李知縣會了四衙同僚，差人送羊酒賀禮來，又拿帖兒送了一名小郎來。答應年方一十八歲，本貫蘇州府常熟縣人，喚名小張松，原是縣中門子出身，生得清俊，面如傅粉，齒白唇紅，又識字會寫善能歌唱，南曲穿着青絹直裰，涼鞋淨襪，西門慶一見小郎伶俐，滿心歡喜，就拿拜帖回覆李知縣，留他在家答應，改換了名字，叫作書童兒，與他做了一身衣服，新靴新

繡叙中  
隱上寫  
出小人  
員乘坐  
光景

帽不教他跟馬，教他專管書房收禮帖，拿花園門鑰匙，祝實念又舉保了。一箇十四歲小廝來答應，亦改名棋童，每日派定和琴童兒兩箇背書袋，夾拜帖匣跟馬，到了上任日期，在衙門中擺大酒席桌面，出票拘集三院樂工承應吹打彈唱。此時李銘也夾在中間來了，後堂飲酒，日暮時分散歸，每日騎着大白馬，頭戴烏紗，身穿五彩洒線線襖，獅子補子員領，四指大寬萌金茄楠香帶，粉底皂靴，排軍喝道，張打着大黑扇，前呼後擁，何止十數人跟隨，在街上搖擺。上任回來，先拜本府縣帥府都監，并清河左右衛同僚官，然後親朋隣舍，何等榮耀。施為家中收禮接帖子，一日不斷，正是

白馬紅纓色色新

不來親者強來親

時來頑鉄生光彩

運去良金不發明

西門慶自從到任以來，每日坐提刑院衙門中，陞所画卯，問理公事，光陰迅速，不覺李瓶兒坐褥一月將滿。吳大妗子、二妗子、楊姑娘、潘姥、吳大姨、喬大戶娘子，許多親隣堂客，女眷都送禮來與官哥兒做彌月。院中李桂姐、吳銀兒見西門慶做了提刑所千戶，家中又生了子，亦送大禮坐轎子來慶賀。西門慶那日在前邊大所上擺設筵席，請堂客飲酒。春梅迎春、玉簫、蘭香都打扮起來，在席前斟酒執壺。原來西門慶每日從衙門中來，只到外邊所上，就脫了衣服，教書童疊了，安在書房中，止帶着冠帽進後邊去。到次日起身，旋使丫鬟來書房中取新服，收拾大所西廂房一間做書房，內安床几、桌椅、屏幃、筆硯、琴書之類。書童兒晚夕只在牀脚踏板上鋪着錦睡。西門慶或在那房裡歇，早晨就使出那房裡丫鬟來前邊取衣服，取來取去，不想這小郎本是門子出身，生的伶俐清俊，與各房丫頭打



牙犯嘴慣熟，于是暗和上房裡玉簫兩箇嘲戲上了。那日也是合當有事，這小郎正起來在窓戶臺上擱着鏡兒梳頭，拿紅繩扎頭髮，不料玉簫推開門進來，看見說道：「好賊囚，你這咱還描眉画眼的，爹吃了粥便出來，書童也不理，只顧扎包髻兒。」玉簫道：「爹的衣服疊了在那裡放着哩。」書童道：「在牀南頭安放著哩。」玉簫道：「他今日不穿這一套，分付我教問你要那件玄色圖金補子絲布員領，玉色襯衣穿。」書童道：「那衣服在厨櫃裡，我昨日纔收了，今日又要穿他。」姐你自開門取了去。那玉簫且不拏衣服走來，跟前看着他扎頭，戲道：「恠賊囚也，像老婆般拿紅繩扎着頭兒梳的，髻虛籠籠的，因見他白滾紗、漂白布汗褂兒，上繫着一箇銀紅紗香袋兒，一箇綠紗香袋兒，就說道：『你與我這箇銀紅的罷。』書童道：『人家箇愛物兒，你就要。』玉簫道：『你小廝家帶不的這銀紅的，只好我帶書童道：『早是這箇罷了。』」

編了頭  
紅髮

套套  
正是愛  
漢子

要是箇漢子兒，你也愛他罷。被玉簫故意向他肩膀上掙了一把，說道：賊囚你夾道賣門神，看出來的好話兒，不繇分說，把兩箇香袋子等不的解都揪斷，繫兒放在袖子里。書童道：你好不尊貴，把人的帶子也揪斷。被玉簫發訕一拳，一把戲打在身上。打的書童急了，說：姐你休混，我待我扎上這頭髮着。玉簫道：我且問你，沒聽見爹今日往那去？書童道：爹今日與縣中華王簿老爹送行，在皇庄薛公公那裡擺酒。來家只怕要下午時分，又聽見會下應二叔今日兌銀子，要買對門喬大戶家房子，那裡吃酒罷了。玉簫道：等住回你休往那去了，我來和你說話。書童道：我知道。玉簫于是與他約會下，纔拿衣服往後邊去了。少頃西門慶出來，就叫書童分付在家別往那去了。先寫十二箇請帖兒，都用大紅紙封套，二十八日請官客吃慶官哥兒酒，教來與兒買辦東西，添廚役茶酒，預備桌面齊整。玳

和兩名排軍送帖兒，叫唱的，留下琴童兒在堂客面前管酒，分付畢西門慶止馬送行去了。吳月娘衆姊妹請堂客到齊了，先在捲棚一茶，然後大所上屏開孔雀，禪隱芙蓉，上坐席間，叫了四箇妓女彈唱。果然西門慶到午後時分來家，家中安排一食盒酒菜，邀了應伯爵和陳敬濟，兌了七百兩銀子，往對門喬大戶家成房子去了。堂客正飲酒中間，只見玉簫拿下一銀執壺酒，并四箇梨，一箇柑子，逕來廂房中送與書童兒吃，推開門，不想書童兒不在裡面，恐人看見，連壺放下，就出來了。可霎作怪，琴童兒正在上邊看酒，冷眼睽見玉簫進書房去，半日出來，只知有書童兒在裡邊，三不知，忖進去，瞧不想書童兒外邊去，不曾進來。一壺熱酒和菓子，還放在牀底下。這琴童連忙把菓子藏在袖裡，將那一壺酒，影着身子，一直提到李瓶兒房裡，只見奶子如意兒和綉春在屋裡看哥兒，琴童進門，就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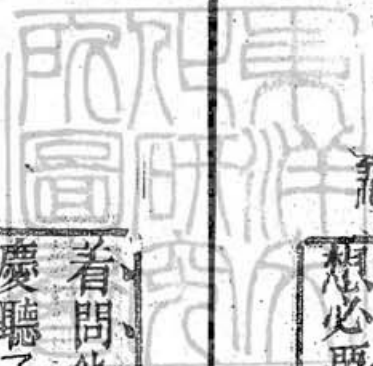


姐在那裡。綉春道：他在上邊與娘斟酒哩。你問他怎的。琴童兒道：我有箇好的兒，教他替我收着。綉春問他甚麼，他又不拿出來。正說着，迎春從上邊拿下一盤子燒鵝肉，一碟玉米，向玫瑰菓餡蒸餅兒，與妹子吃。看見便道：賊囚，你在這裡笑甚麼，不在上邊看酒。那琴童方纔把壺從衣裳底下拿出來，教迎春姐你與我收。迎春道：此是上邊篩酒的執壺，你平白拿來做甚麼。琴童道：姐你休管他，此是上房裡王簫和書童兒小廝，七箇八箇偷了這壺酒，和些柑子梨，送到書房中與他吃。我起眼不見，戲了他的來，你只與我好生收着。隨問甚麼人來抓尋，休拿出來。我且拾了白財兒，着因把梨和柑子掏出來，與迎春。迎春道：等住回，抓尋壺反亂，你就承當。琴童道：我又沒偷他的壺，各人當場者亂，隔壁心寬，管我腿事。說畢，揚長去了。迎春把壺藏在裡間桌上，不題。至晚酒席上人散，查收家火，少

了。一把壺，玉簫往書房中尋。那裡得來，問書童說：我外邊有事去，不知道。那玉簫就忙了一口推在小玉身上。小玉罵道：合昏了你這淫婦。我後邊看茶，你抱着執壺在席上與娘斟酒，這回不見了壺兒，你來賴我。向各處都抓尋不着。良久，李瓶兒到房來，迎春如此這般告訴。琴童兒拿了一把進來，教我替他收着。李瓶兒道：這囚根子，他做甚麼拿進來。後邊爲這把壺好不反亂。玉簫推小玉，小玉推玉簫，急得那大丫頭賭身發咒，只是哭。你趁早還不快送進去。哩。遲回，管情就賴在你這小淫婦兒身上。那迎春方纔取出壺，送入後邊來。後邊玉簫和小玉兩箇，正嚷到月娘面前。月娘道：賊臭肉，還敢嚷此甚麼。你每管着那一門兒，把壺不見了。玉簫道：我在上邊跟着娘送酒，他守着銀器家火，不見了。如今賴我。小玉道：大娘子要茶，我不往後邊替他取茶去。你抱着執壺兒，怎的不見了。敢屁股大吊了。

金蓮無一字不韻起動人一至瓶兒生子後便強口

心也怎的月娘道今日席上再無閑雜人怎的不見了東西等住回你主子來沒這壺管情一家一頓正亂着只見西門慶自外來問因甚嚷亂月娘把不見壺一節說了一遍西門慶道慢慢尋就是了平白嚷的是些甚麼潘金蓮道若是吃一遭酒不見了一把不嚷亂你家是王十萬頭醋不酸到底兒薄看官聽說金蓮此話譏諷李瓶兒首先生孩子滿月就不見了壺也是不吉利西門慶明聽見只不做聲只見迎春送壺進來玉簫便道這不是壺有了月娘問迎春這壺端的往那裡來迎春悉把琴童從外邊拿到我娘屋裡收着不知在那裡來月娘因問琴童兒那奴才如今在那裡玳安道他今日該獅子街房子里宿去了金蓮在旁不覺鼻子裡笑了一聲西門慶便問你笑怎的金蓮道琴童兒是他家人放壺他屋裡想必要瞞昧這把壺的意思要叫我使小厮如今叫將那奴才來老實打



又戲評一番益

着問他箇下落不然頭裡就賴着他那兩箇正是走殺金剛坐殺佛西門慶聽了心中大怒睜眼看着金蓮說道依着你恁說起來莫不李大娘他愛這把壺既有了丟開手就是了只冒亂甚麼那金蓮把臉羞的飛紅了便道誰說姐姐手裡沒錢說畢走過一邊使性兒去了西門慶就有陳敬濟進來說話金蓮和孟玉樓站在一處罵道恁不逢好死三等九做賊強盜這兩日作死也怎的自從養了這種子恰似生了太子一般見了俺每如同生剎神一般越發通沒句好話兒說了行動就睜着兩箇眦窟確嚶喝人誰不知姐姐有錢明日慣的他每小厮丫頭養漢做賊把人合遍了也休要管他說着只見西門慶與陳敬濟說了一回話就往前邊去了孟玉樓道你還不去他管情往你屋裡去了金蓮道可是他說的有孩子屋裡熱鬧俺每沒孩子的屋裡冷清正說着只見春梅從外來玉樓道我說

金蓮之  
怒令人  
絕倒可  
見當場  
惱怒皆  
笑觀所

他往你屋裡去了。你還不信。這不是春梅叫你來了一面。叫過春梅來問。春梅道：我來問玉簫要汗巾子來。玉樓問道：你爹在那裡？春梅道：爹往六娘房裡去了。這金蓮聽了，心上如攙上一把火，相似罵道：賊強人。到明日永世千年，就跌折脚也。別要進我那屋裡，踹踹門檻兒，教那牢拉的囚根子把懷子骨，挫折了。玉樓道：大姐，你今日怎的下恁毒口咒他？金蓮道：不是這等說賊。三寸貨強盜，那鼠腹雞腸的心兒，只好有三寸大。一般都是你老婆無故，只是多有了這點尿胞種子罷了。難道怎麼樣兒的做甚麼恁擡一箇滅一箇，把人躡到泥裡，正是——

大風刮倒梧桐樹

自有旁人說短長

這裡金蓮使性兒不題，且說西門慶走到前邊，薛太監差了家人送了一鐘內酒，一牽羊，兩疋金段，一盤壽桃，一盤壽麵，四樣嘉餚，一者祝壽，二者

來賀西門慶厚賞來人，打發去了。到後邊，有李桂姐、吳銀兒兩箇拜辭，要家去。西門慶道：你每兩箇再住一日。見到二十八日，我請許多官客，有院中雜耍扮戲的，教你二位只晉通酒。桂姐道：既留下俺，教我入家去，回媽聲放心些。于是把兩人轎子都打發去了。不在話下。次日，西門慶在大廳上，錦屏羅列，綺席鋪陳，請官客飲酒。因前日在皇庄見管磚廠劉公公，故與薛內相都送了禮來。西門慶這裡發柬請他，又邀了應伯爵、謝希大兩箇相陪。從飯時，二人衣帽齊整，又早先到了。西門慶讓他捲棚內待茶。伯爵因問今日哥席間請那幾客？西門慶道：有劉薛二內相、帥府周大人、都監荆南江、做同僚夏提刑、團練張總兵、衛上范千戶、吳大哥、吳二哥、喬老便今日使人來回了不來。連二位通只數客說畢，適有吳大舅、二舅到，作了揖同坐下。左右放桌兒擺飯，吃畢，應伯爵因問哥兒滿月，抱出來不

魯西門慶道也是因衆堂客要看房下說且休教孩兒出來恐風試着他他娘子說不妨事教娘子用被裹出來他大媽屋裡走了遭應了箇日子兒就進屋去了伯爵道那日娘子這裡請去房下也要來走走百忙裡舊疾又舉發了起不得炕兒心中急的要不的如今趁人未到哥倒好說聲抱哥兒出來俺每同看一看西門慶一面分付後邊慢慢抱哥兒出來休要說着他對你娘說大舅二舅在這裡和應二爹謝爹要看一看月娘教娘子如意兒用紅綾小被兒裹的緊緊的送到捲棚角門首玳安兒接抱到捲棚內衆人觀看官丹兒穿着大紅段毛衫兒生的面白唇紅甚是富態都誇獎不已吳大舅二舅與希大每人袖中掏出一方錦段兒肚上帶着二箇小銀墜兒惟應伯爵是一柳五色線土穿着十數文長命錢教與玳安兒好生抱回房去休要驚說哥兒說道相貌端正天生的就是箇戴

○雖○油○滑○如○扇○



紗帽胚胞兒西門慶大喜作揖謝了說話中間忽報劉公公薛公公來了慌的西門慶穿上衣儀門迎接二位內相坐四人轎穿過肩蟒纓鎗排隊喝道而至西門慶先讓至大廳上拜見紋禮接茶落後周守備荆都監夏提刑等衆武官都是錦綉服藤棍大扇軍牢喝道須臾都到了門首黑壓壓的許多伺候裡面鼓樂喧天笙歌迭奏西門慶迎入與劉薛二內相相見廳正面設十二張卓席西門慶就把盞讓坐劉薛二內相再三讓遜道還有列位大人周守備道二位老太監齒德俱尊常言三歲內宦居於王公之上這箇自然首坐何消泛講彼此讓遜了一回薛內相道劉哥既是列位不肯難爲東家咱坐了罷于是羅圈唱了箇喏打了恭劉內相居左薛內相居右每人膝下放一條手巾兩箇小廝在旁打扇就坐下了其次者纔是周守備荆都監衆人須臾階下一派簫韶動起樂來當日這筵席

說不盡食烹異品，菓獻時新，須臾酒過五巡，湯陳三獻，教坊司俳官簇擁一段笑樂院本上來，正是

百般糖腰帶

珍珠絡臂鞦

笑時能近眼

舞罷錦纏頭

笑院本扮完下去，就是李銘吳惠兩箇小優兒上來彈唱，一箇擗箏一箇琵琶，周守備先舉手讓兩位內相說，老太監分付賞他二人唱那套詞兒。劉太監道：列位請先，周守備道：老太監自然之理，不必過謙。劉太監道：兩箇子弟唱箇嘆浮生，猶如一夢裡。周守備道：老太監此是歸隱嘆世之辭，今日西門大人喜事，又是華誕，唱不的。劉太監又道：你會唱，雖不是八位此題不即中紫綬臣管領的六宮中金釵女，周守備道：此是陳琳抱妝盒雜記。今日慶賀唱不的。薛太監道：你叫他二人上來，等我分付他。你記的普天樂想

觀者只知老太監三曲，斯情語可笑不，知作者借老太監，已笑歎盡西門

慶賀之事，身事若矣，細心玩味自見

人生最苦是離別，夏提刑大笑道：老太監此是離別之詞，越發使不的。薛太監道：俺每內官的營生，只曉的答應萬歲爺，不曉得詞曲中滋味。憑他每唱罷，夏提刑終是金吾執事人員，倚仗他刑名官，遂分付你唱套三十腔。今日是你西門老爹加官進祿，又是好日子，又是弄璋之喜，宜該唱這套薛內相問怎的是弄璋之喜。周守備道：二位老太監，此日又是西門大人公子彌月之辰，俺每同僚都有薄禮慶賀。薛內相道：這等因向劉太監道：劉家咱每明日都補禮來慶賀。西門慶謝道：學生生一豚犬，不足為賀，到不必老大監費心說畢，喚玳安裡邊叫出吳銀兒、李桂姐，席前遞酒，兩箇唱的打扮出來，花枝招展，望上插燭，也似磕了四箇頭兒起來，執壺斟酒，逐一敬奉。兩箇樂工又唱一套新詞，歌喉宛轉，真有遶梁之聲。當夜前歌後舞，錦簇花攢，直飲至更餘時分，薛內相方纔起身，說道：生等一者過

蒙盛情二者又值喜慶不覺留連暢飲十分擾極學生告辭西門慶道杯  
茗相邀得蒙光降頓使蓬華增輝幸再寬坐片時以畢餘興衆人俱出位  
說道生等深擾酒力不勝各躬身施禮相謝西門慶再三款留不住只得  
同吳大舅二舅等一齊送至大門一派鼓樂喧天兩邊燈火燦爛前遮後  
擁喝道而去正是得多少

歌舞歡娛嫌日短

故燒高燭照紅粧

第三十二回

李桂姐趨炎認友

潘金蓮懷嫉驚兒

牛馬鳴上風

聲應在同類

小人非一流

要呼各相比

吹彼壘與篴

翁翁騁志意

願遊廣漠鄉

舉手謝時輩

話說當日衆官飲酒席散西門慶還留吳大舅二舅應伯爵謝希大後坐  
打發樂工等酒飯吃了分付你每明日還來答應一日我請縣中四宅老

爹吃酒俱要齊備些。臨了一總賞你每罷衆樂工道小的每無不用心明  
日都是官樣新衣服來各應吃了酒飯磕頭去了。良久李桂姐吳銀兒搭  
着頭出來笑嘻嘻道爹晚了轎子來了俺每去罷。應伯爵道我兒你倒且  
是自在。二位老爹在這裡不說唱箇曲兒與老舅聽。就要去罷。桂姐道你  
不說這一聲兒不當啞狗賣俺每兩日沒往家裡去。媽不知怎麼盼哩。伯  
爵道盼怎的。玉黃李子兒搯了一塊兒去了。西門慶道也罷。教他兩箇去  
罷。本等連日辛苦了。咱叫李銘吳惠唱罷。問道你吃了飯了。桂姐道剛纔  
大娘留俺每吃了。于是齊磕頭下去。西門慶道你二位後日還來走走。再  
替我叫兩箇不拘鄭愛香兒也罷。韓金釧兒也罷。我請親朋吃酒。伯爵道  
造化了。小淫婦兒教他叫。又討提錢。便桂姐道你又不是架兒。你怎曉得  
恁切說畢。笑的去。了。伯爵因問哥後日請誰。西門慶道那日請喬老二位

老舅花大哥沈姨夫并會中列位兄弟歡樂一日伯爵道說不得俺每打  
覺得哥忒多了到後日俺兩箇還該早來與哥做副東西門慶道此是二  
位下顧了說畢話李銘吳惠拏樂器上來唱了一套吳大舅等眾人方一  
齊起身一宿晚景不題到次日西門慶請本縣四宅官員那日薛內相來  
的早西門慶請至捲棚內待茶薛內相因問劉家沒送禮來西門慶道劉  
老太監送過禮了良久薛內相要請出哥兒來看一看我與他添壽西門  
慶推卻不得只得教玳安後邊說去抱哥兒出來不一時養娘抱官哥送  
出到角門首玳安接到上面薛內相看見只顧嗚采好箇哥兒便叫小廝  
在那裡須臾兩箇青衣家人戢金方盒拏了兩盒禮物烟紅官段一疋福  
壽康寧鍍金銀錢四個追金遞粉綵畫壽星博郎鼓兒一個銀八寶三兩  
說道窮內相沒什麼這些微禮兒與哥兒耍子西門慶作揖謝道多蒙老

公公費心看畢抱哥兒回房不題西門慶陪他吃了茶就先擺飯剛纔吃  
罷忽報四宅老爹到了西門慶慌整衣冠出二門迎接乃是知縣李達天  
并縣丞錢成主簿任廷貴典史夏恭基各先投拜帖然後廳上敘禮請薛  
內相出見衆官讓薛內相坐首席席間又有尚舉人相陪分賓坐定普坐  
遞了一巡茶少頃階下鼓樂响動笙歌擁奏遞酒上坐教坊呈上揭帖薛  
內相揀了四摺韓湘子昇仙記又隊舞數回十分齊整薛內相心中大喜  
喚左右拏兩弔錢出來賞賜樂工不說當日衆官飲酒至晚方散且說李  
桂姐到家見西門慶做了提刑官與虔婆鋪謀定計次日買了四色禮做  
了一雙女鞋教保兒挑着盒担絕早坐轎子先來耍拜月娘做乾娘進來  
先向月娘笑嘻嘻拜了四雙八拜然後纔與他姑娘和西門慶磕頭把月  
娘哄的滿心歡喜說道前日受了你媽的重禮今日又教你費心買這許

分明假  
做得甚  
真貨金  
矣

多禮來桂姐笑道媽說爹如今做了官比不得那咱常往裡邊走我情愿  
只做乾女兒罷圖親戚來住宅裡好走動月娘忙教他脫衣服坐的因問  
吳銀姐和那兩箇怎的還不來桂姐道吳銀兒我昨日會下他不知怎的  
還不見來前日爹分付教我叫了鄭愛香兒和韓金釧兒我來時他轎子  
都在門首咱不也待來言未了只見銀兒和愛香兒又與一箇穿大紅紗  
衫年小的粉頭提着衣裳包兒進來先望月娘磕了頭吳銀兒看見李桂  
姐脫了衣裳坐在炕上說道桂姐你好人兒不等俺每等兒就先來了桂  
姐道我等你來媽見我的轎子在門首說道只怕銀姐先去了你快去罷  
誰知你每來的遲月娘笑道也不遲因問這值姐兒上姓吳銀兒道他是  
韓金釧兒的妹子玉釧兒不一時小玉放桌兒擺了八碟茶食兩碟點心  
打發四箇唱的吃了那李桂姐賣弄他是月娘的乾女兒坐在月娘炕上

和玉簫兩箇剝菓仁兒粧菓盒吳銀兒三箇在下邊杌兒上一條邊坐的  
那桂姐一徑抖搜精神一回叫玉簫姐累你有茶倒一甌子來我吃一回  
又叫小玉姐你有水盛些來我洗這手那小玉真箇拿錫盆舀了水與他  
洗手吳銀兒衆人都看的睜睜的<sub>更○候○以○</sub>不敢言語桂姐又道銀姐你三箇拿樂  
器來唱箇曲兒與娘聽我先唱過了月娘和李嬌兒對面坐着吳銀兒見  
他這般說只得取過樂器來當下鄭愛香兒彈箏吳銀兒琵琶韓玉釧兒  
在旁隨唱唱了一套八聲甘州花遮翠擁須臾唱畢放下樂器吳銀兒先  
問月娘爹今日請那幾位官客吃酒月娘道你爹今日請的都是親朋桂  
姐道今日沒有那兩位公公月娘道今日沒有昨日也只薛內相一位那  
姓劉的沒來桂姐道劉公公還好那薛公公慣頑把人搯揸的竟也沒了  
月娘道左右是箇內官家又沒什麼隨他擺弄一回子就是了桂姐道娘



只要高  
銀兒三  
人未必  
結白頭  
發也  
單題祝  
孫子孫  
孫嘴價  
愚隱伏  
後被拿  
一案

且是說的好。乞他奈何的人。慌正說着。只見玳安兒進來。取菓盒。見他四箇在屋裡坐着。說道。客已到了一半。七八待上坐。你每還不快收拾上去。月娘便問。前邊有誰來了。玳安道。喬大爹。花大爹。大舅。二舅。謝爹。都來了。這一日了。桂姐問道。今日有應二花子和祝麻子二人。沒有玳安道。會中十位一箇兒也不少。應二爹從辰時就來了。爹使他有勾當去了。便道。就來也。桂姐道。爺樂。遭遭兒有這起攪刀子的。又不知纏到多早晚。我今日不出去。寧可在屋裡唱與娘聽罷。玳安道。你倒且是自在性兒。拿出菓盒去了。桂姐道。娘還不知道這祝麻子在酒席上兩片子嘴不住。只聽見他說話。饒人那等罵着他。還不理他。和孫寡嘴兩箇好不涎臉。鄭愛香兒道。常和應二走的那祝麻子。他前日和張小二官兒到俺那裡。拿着十兩銀子。要請俺家妹子。愛月兒。俺媽說他纔教南人梳弄了。還不上一箇月。南

人還沒起身。我怎麼好留你。說着他再三不肯。纏的媽急了。把門倒插了。不出來見他。那張二官兒好。不有錢騎着大白馬。四五箇小廝跟隨。坐在俺每堂屋裡。只顧不去。急的祝麻子直撒兒。跪在天井內。說道。好友請出媽來。收了這銀子。只教月姐兒一見。待一盃茶兒。俺每就去把俺每笑的要。不的。只像告水災的好箇涎臉的行貨子。吳銀兒道。張小二官兒先包着董貓兒來。鄭愛香道。因把貓兒的虎口內火燒了。兩醮和他丁八着好。一向了。這日纔散走了。因望着桂姐道。昨日我在門外會見周肖兒。多上覆你說。前日同聶鐵兒到你家。你不在。桂姐使了箇眼色。說道。我到爹宅里來。他請了俺姐。桂卿了。鄭愛香兒道。你和他沒點兒相交。如何却打熱桂姐道。好合的。劉九兒把他當箇孤老。甚麼行貨子。可不碯確殺我罷。了他爲了。事出來。逢人至人說了來。嗔我不看他。媽說你只在俺家。俺倒

買些什麼看看你。不打緊你和別人家打熱，俺傻的不勻了，真是硝子石，望着南兒丁口心說着，都一齊笑了。月娘坐在炕上聽着，他說道：「你每說了這一日，我不懂不知說的是那家話。按下這裡不題，却說前邊各客都到齊了。西門慶冠冕着，通酒衆人讓喬大戶爲首，先與西門慶把盞。只見他三箇唱的，從後邊出來，都頭上珠冠躡躑，身邊蘭麝濃香。應伯爵一見戲道：「怎的三箇零布在那裡來，攔住休放他進來。」因問東家：「李家桂兒怎不來？」西門慶道：「我不知道。」初是鄭愛香兒彈箏，吳銀兒琵琶，韓玉釧兒撥板，啓朱唇露皓齒，先唱水仙子馬蹄金鑄就虎頭牌。一套良久，通酒畢，喬大戶坐首席，其次者吳大舅、二舅、花大哥、沈姨夫、應伯爵、謝希大、孫寡嘴、祝實念、雲離守、常峙節、白賚光、傅自新、賁第傳，共十四人上席。八張桌兒，酒門慶下席主位，說不盡歌喉宛轉，舞態蹁躑，酒若波流，餚如山疊，到了

那酒過數巡，歌吟三套之間，應伯爵就在席上開言說道：「東家也不消教他每唱了翻來，弔過去左右，只是些兩套狗搥門的，誰待聽你教大官兒拏三箇座兒來教他與列位通酒，倒還強似唱西門慶道，且教他孝順衆尊親兩套詞兒着。你這狗才就這等搖席破坐的。」鄭愛香兒道：「應花子你門背後放花兒等不到晚了。」伯爵親自走下席來罵道：「恠小淫婦兒什麼晚不晚，你娘那秘教玳安過來，你替他把刑法多拏了一手，扯着一箇都拉到席上教他通酒。」鄭愛香兒道：「恠行貨子拉的人手脚兒不着地。」伯爵道：「我實和你說，小淫婦兒時光有限了，不久青刀馬過，過了酒罷，我等不的了。」謝希大便問：「怎麼是青刀馬？」伯爵道：「寒鴉兒過了，就是青刀馬。衆人都笑了。」當下吳銀兒通喬大戶，鄭愛香兒通吳大舅，韓玉釧兒通吳二舅，兩分頭挨次通將來，落後吳銀兒通到應伯爵跟前，伯爵因問李家桂兒

怎的不來。吳銀兒道：你老人家還不知道。李桂娘如今與大娘認義做乾女兒。我告訴二爹，只放在心裡，却說人弄心。前日在爹宅裡散了，都二爹早買了禮，就先來了。倒教我等到這咱晚，使丫頭往他家瞧去，說他來了，好不教媽說，你就拜認與爹娘做乾女兒。對我說了，便怎的莫不攙了你什麼分兒，瞞着人幹事。嗔道：他頭裡坐在大娘炕上，就賣弄顯出他是娘的乾女兒。剝菓仁兒，定菓盒，拏東拏西，把俺每往下躡。我還不知道，倒是裡邊大娘剛纔悄悄對我說，他替大娘做了一雙鞋，買了一盒菓餠餅兒，兩隻鴨子，一大副勝蹄，兩瓶酒。老早坐了轎子來，從頭至尾告訴一遍。伯爵聽了道：他如今在這裡不出來，不打緊，我務要奈何那賊小淫婦兒。出來我對你說罷。他想必和他鴛子計較了。見你太爹做了官，又掌着刑

卅一

名一者懼怕他勢要，二者恐進去稀了，假着認乾女兒往來，斷絕不了。這門兒親我猜的是不是我教與你個法兒。他認大娘做乾女，你到明日也買些禮來，却認與大娘做乾女兒，就是了。你和他都還是過世你花爹一條路上的人，各進其道，就是了我說的是不是你也不消惱。他吳銀兒道：二爹說的是，我到家就對媽說，說畢通過酒去，就是韓玉釧兒挨着來通酒。伯爵道：韓玉姐起動起動，不消行禮罷。你姐姐家裡做什麼哩。玉釧兒道：俺姐姐家中有人包着哩，好些時沒出來供唱。伯爵道：我記的五月裡在你那裡打攪了，再沒見你姐姐。韓玉釧道：那日二爹怎的不肯深坐坐，老早就去了。伯爵道：不是那日我還坐坐，坐中有兩箇人不合節，又是你大老爹這裡相招，我就先走了。韓玉釧兒見他吃過一盃，又斟出一盃。伯爵道：罷罷，少斟些，我吃不得了。玉釧道：二爹你慢慢上，上過待我唱曲兒。你

聽伯爵道我的姐姐誰對你說來正可着我心坎見常言道養兒不要局  
金溺銀只要見景生情倒還是麗春院娃娃到明日不愁沒飯吃強如鄭  
家那賊小淫婦搥刺骨兒只躲滑兒再不肯唱鄭香兒道應二花子汗邪  
了你好罵西門慶道你這狗才頭裡噴他唱這回又索落他伯爵道這是  
頭裡帳如今通酒不教他唱箇兒我有三錢銀子使的那小淫婦鬼推磨  
韓玉釧兒不免取過琵琶來席上唱了箇小曲兒伯爵因問主人今日李  
桂姐兒怎的不教他出來西門慶道他今日沒來伯爵道我總聽見後邊  
唱就替他說謊因使玳安好友後邊快叫他出來那玳安兒不肯動說這  
應二爹錯聽了後邊是女先生郁大姐彈唱與娘每聽來伯爵道賊小油  
嘴還哄我等我自家後邊去叫祝實念便向西門慶道哥也罷只請李桂  
姐來與列位老親通盃酒來不叫他唱也罷我曉得他今日人情來了西

門慶被這起人纏不過只得使玳安往後邊請李桂姐去那李桂姐正在  
月娘上房彈着琵琶唱與大妗子楊姑娘潘姥姥眾人聽見玳安進來叫  
他便問誰使你來玳安道爹教我來請桂姨出去通一巡酒桂姐道娘你  
看爹韶刀頭裏我說不出去又來叫我玳安道爹被眾人纏不過總使進  
我來月娘道也罷你出去通巡酒兒快下來就了桂姐又問玳安真箇是  
你爹叫我便出去若是應二花子隨問他怎的叫我一世也不出去于是  
向月娘鏡臺前重新粧點打扮出來眾人看見他頭戴銀絲髮髻周圍金  
纍絲釵梳珠翠堆滿上着藕絲衣服下着翠綾裙尖尖趨趨一對紅鴛粉  
面貼着三箇翠面花兒一陣異香噴鼻朝上席不端正只磕了一箇頭  
就用酒金扇兒掩面佯羞整翠立在西門慶面前西門慶分付玳安放錦  
杌兒在上席教他與喬大戶上酒喬大戶倒忙欠身道倒不消勞動還有

列位尊親西門慶道先從你喬大爹起這桂姐於是輕搖羅袖高捧金樽  
通喬大戶酒伯爵在傍說道喬上尊你請坐交他侍立麗春院粉頭供唱  
通酒是他的職分休要慣了他喬大戶道二老此位姐兒乃是大官府令  
翠在下怎敢起動使我坐起不安伯爵道你老人家放心他如今不做表  
子了見大人做了官情愿認做乾女兒了那桂姐便臉紅了說道汗邪你  
了誰恁胡言謝希大道真箇有這等事俺每不曉的趁今日眾位老爹在  
此一箇也不少每人五分銀子人情都送到哥這裡來與哥慶慶乾女兒  
伯爵接過來道還是哥做了官好自古不怕官只怕管這回子連乾女兒  
也有了到明日酒上些水扭出汗兒來被西門慶罵道你這賤狗才單管  
這閑事胡說伯爵道胡鐵倒打把好刀兒哩鄭愛香正通沈姨夫酒插口  
道應二花子李桂姐便做了乾女兒你到明日與大爹做箇乾兒子罷

方言隱  
語含糊  
帶頭小  
枝頭小  
鳥獸也  
雖不辭  
其音嬌  
婉自可  
听也

過來就是箇兒乾子伯爵罵道賊小淫婦兒你又少死得我不纏你念佛  
李桂姐道香姐你替我罵這花子兩句鄭愛香見道不要理這望江南巴  
山虎兒汗東山斜紋布伯爵道你這小淫婦道你調子曰兒罵我我沒的  
說只是一味白鬼把你媽那褲帶子也扯斷了繇他到明日不與你箇功  
德你也不怕不把將軍為神道桂姐道咱休惹他哥兒拏出急來了鄭愛  
香笑道這應二花子今日鬼因上車兒推醜東瓜花兒醜的沒時了他原  
來是箇王姑來子伯爵道這小捏刺骨兒諸人不要只我將就罷了桂姐  
罵道恠攬刀子好乾淨嘴兒擺人的牙花已攔了爹你還不打與他兩下  
子哩你看他恁發訕西門慶罵道恠奴才東西教他通酒你闖他怎的走  
向席上打了他一下伯爵道賊小淫婦兒你說你倚着漢子勢兒我怕你  
你看他叫的爹那甜又道且休教他通酒倒便益了他拏過刑法來且教

他唱一套與俺每聽着，他後邊躲了這會滑兒也勾了。韓玉釧兒道：「二爹曹州兵備晉的事兒寬，這裡前廳花攢錦簇飲酒頑耍不題。單表潘金蓮自從李瓶兒生了孩子，見西門慶常在他房裡宿歇，於是常懷嫉妬之心，每蓄不平之意。知西門慶前所擺酒，在鏡臺前巧畫雙蛾，重扶蟬髻，輕點朱唇，整衣出門，聽見李瓶兒房中孩兒啼哭，便走入來問道：「他怎這般哭？」娘子如意見道：「娘往後邊去了。」哥哥尋娘這等哭，那潘金蓮笑嘻嘻的向前戲弄那孩兒，說道：「你這多少時初生的小人芽兒，就知道你媽媽等我抱到後邊尋你媽媽去。」娘子如意見說道：「五娘休抱哥哥，只怕一時撒了尿在五娘身上。」金蓮道：「惟臭肉怕怎的？」拏襯兒托着他，不妨事。一面接過官哥來，抱在懷裡，一直往後去了。走到儀門首，一逕把那孩兒舉的高高的，不想吳月娘正在上房穿廊下，看着家人媳婦定添換菜碟兒，那潘金

愛其言  
所使有  
心人作  
用如此

蓮笑嬉嬉看孩子，說道：「大媽媽你做什麼哩？你說小大官兒來尋俺媽媽來了。」月娘忽擡頭看見，說道：「五姐你說的什麼話？早是他媽媽沒在跟前。這咱晚平白抱出他來，做甚麼舉的？恁高只怕唬着他。」他媽在屋裡忙着手哩，便叫道：「李大姐你出來，你家兒子尋你來了。」那李瓶兒慌走出來，看見金蓮抱着，說道：「小大官兒好好兒在屋裡，妳子抱着平白尋我怎的？看溺了你五媽身上。」尿金蓮道：「他在屋裡好不哭着尋你，我抱出他來，走走。」這李瓶兒忙解開懷接過來，月娘引鬪了一回，分付好好抱進房裡去罷。休要說他，李瓶兒到前邊，便悄悄說：「妳子他哭你慢哄着他等我來，如何教五娘抱到後邊尋我？」如意見道：「我說來五娘再三要抱了去，那李瓶兒慢看着他，喂了妳，就安頓他睡了，誰知睡下不多時，那孩子就有些睡夢中驚哭，半夜發寒潮熱起來，妳子喂他，妳也不吃，只是哭。」李瓶兒

慌了且說西門慶前邊席散打發四箇唱的出門月娘與了李桂姐一套重綃絨金衣服二兩銀子不必細說西門慶晚夕到李瓶兒房裡看孩兒因見孩兒只顧哭便問怎麼的李瓶兒亦不題起金蓮抱他後邊去一節只說道不知怎的睡了起來這等哭妳也不吃西門慶道你好好拍他睡因罵如意兒不好生看哥兒管何事謊了他走過後邊對月娘說月娘就知金蓮抱出來謊了他就一字沒對西門慶說只說我明日叫劉婆子看他看西門慶道休叫那老淫婦來胡針亂灸的另請小兒科太醫來看孩兒月娘不依他說道一箇剛滿月的孩子什麼小兒科太醫到次日打發西門慶早往衙門中去了使小廝請了劉婆來看說了說是着了驚與了他三錢銀子灌了他些藥兒那孩兒方纔得穩睡不洋妳了李瓶兒一塊石頭方落地正是

滿懷心腹事

盡在不言中

第三十三回

陳敬濟失鑰罰唱

韓道國縱婦爭鋒

衣染鶯黃愛停板駐拍勸酒持觴低鬟蟬影動私語口脂香簷滴露竹風涼揜劇飲琳琅夜漸深籠燈就月仔細端相

右調意難忘前

話說西門慶衙門中來家進門就問月娘哥兒好些使小廝請太醫去月娘道我已叫劉婆子來了吃了他藥孩子如今不洋妳穩穩睡了這半日覺好些了西門慶道信那老淫婦胡針亂灸還請小兒科太醫看纔好既好些了罷若不好拿到衙門裏去撿與老淫婦一撿子月娘道你恁的枉口拔舌罵人你家孩兒現吃了他藥好了還恁舒着嘴子罵人說畢丫鬢擺上飯來西門慶剛纔吃了飯只見玳安兒來報應二爹來了西門慶教

小厮拏茶出去請應二爹捲棚內坐向月娘道把剛纔我吃飯的菜蔬休動教小厮拿飯出去教姐夫陪他吃說我就來月娘便問你昨日早晨使他往那里去那咱纔來西門慶便告說應二哥認的一箇湖州客人何官兒門外店裡堆着五百兩絲線急等着要起身家去來對我說要折些發脫我只許他四百五十兩銀子昨日使他同來保拏了兩錠大銀子作樣銀已是成了來了約下今日兌銀子去我想來獅子街房子空閑打開門面兩間倒好收拾開箇絨線舖子搭箇夥計況來保已是鄆王府認納官錢教他與夥計在那裡又看了房兒又做了買賣月娘道少不得又尋夥計西門慶道應二哥說他有一相識姓韓原是絨線行如今沒本錢閉在家裏說寫算皆精行止端正再三保舉改日領他來見我寫立合同說畢西門慶在房中兌了四百五十兩銀子教來保拿出來陳敬濟已陪應伯

爵在捲棚內吃完飯等的心裡火發見銀子出來心中歡喜與西門慶唱了喏說道昨日打攬哥到家晚了今日再扒不起來西門慶道這銀子我兌了四百五十兩教來保取搭連眼同裝了今日好日子便僱車輛搬了貨來鎖在那邊房子裡就是了伯爵道哥主張的有理只怕蠻子停留長智推進貨來就完了帳于是同來保騎頭口打着銀子逕到門外店中成交易去誰知伯爵背地與何官兒砸殺了只四百二十兩銀子打了三十兩背工對着來保當面只拏出九兩用銀來二人均分了雇了車脚即日推貨進城堆在獅子街空房內鎖了門來回西門慶話西門慶教應伯爵擇吉日領韓夥計來見其人五短身材三十年紀言談滾上滿面春風西門慶即日與他寫立合同同來保領本錢雇人染絲在獅子街開張舖面發賣各色絨絲一日也賣數十兩銀子不在話下光陰迅速日月如梭不



覺八月十五日，月娘生辰來到，請堂客擺酒，留下吳大妗子、潘姥姥、楊姑  
娘，并兩箇姑子，住兩日。晚夕宣唱佛曲兒，常坐到二三更，纔歇。那日西門  
慶因上房有吳大妗子在這裡，不方便，走到前邊李瓶兒房中看官哥兒，  
心裡要在李瓶兒房裡睡。李瓶兒道：「孩子纏好些兒，我心裡不耐煩，往他  
五媽房裡睡一夜罷。」西門慶笑道：「我不惹你，於是走過金蓮這邊來。那  
金蓮聽見漢子進他房來，如同拾了金寶一般，連忙打發他。潘姥姥過李  
瓶兒這邊，宿歇他便房中，高點銀燈，款伸錦被，薰香澡牝，夜間陪西門慶  
同寢，枕畔之情，百般難述，無非只要牢籠漢子之心，使他不往別人房裡  
去。正是：鼓鬣遊蜂嫩蕊半勻春蕩漾，餐香粉蝶花房深宿夜風流。李瓶兒  
見潘姥姥過來，連忙讓在炕上坐的，教迎春安排酒席烙餅，晚夕說話坐  
半夜，纔睡。到次日，與了潘姥姥一件葱白綾襖兒，兩雙段子鞋面二百文。

善哉善哉

以已意  
度人是  
固看君  
子小人  
之別

錢把婆子歡喜的，眉歡眼笑，過這邊來，拏與金蓮瞧說：「此是那邊姐姐與  
我的金蓮見了，反說他娘好恁小眼薄皮的，什麼好的，拏了他的來。」潘姥  
姥道：「好姐姐，人倒可憐，見與我，你却說這箇話，你肯與我一件兒穿。」金蓮  
道：「我比不得他有錢的姐姐，我穿的還沒有哩，拏什麼與你。你平白吃了  
人家的來，等住回，咱整理幾碟子來，篩上壺酒，拏過去還了他，就是了。到  
明日，少不的教人碓言試語，我是聽不上一面分付春梅定八碟菜蔬，四  
盒菓子，一錫瓶酒，打聽西門慶不在家，教秋菊用方盒拏到李瓶兒房裡，  
說娘和姥姥過來，無事和六娘吃盃酒。」李瓶兒道：「又教你娘費心，少頃金  
蓮和潘姥姥來，三人坐定，把酒來斟，春梅侍立斟酒。娘兒每說話間，只見  
秋菊來叫春梅說：「姐夫在那邊尋衣裳，教你去開外邊樓門哩。」金蓮分付  
叫你姐夫尋了衣裳來，這裡呵，甌子酒去，不一時，敬濟尋了幾家衣服，就

往外走，春梅進來回說他不來。金蓮道：「好友拉了他來，又使出綉春去把敬濟請來。」潘姥姥在炕上坐，小桌兒擺着菓菜兒。金蓮、李瓶兒陪着吃酒，連忙唱了喏。金蓮說：「我好意教你來吃酒兒，你怎的張致不來？」就吊了造化，拗了箇嘴兒，教春梅拏寬盃兒來，篩與你姐夫吃。敬濟把尋的衣服放在炕上，坐下。春梅做定科範，取了箇茶甌子，流沿邊斟上，遞與他。慌的敬濟說道：「五娘，賜我寧可吃兩小鍾兒罷。」外邊舖子裡許多人等着要衣裳。金蓮道：「教他等着去，我偏教你吃這一大鍾。」那小鍾子刁刁的，不耐煩。潘姥姥道：「只教哥哥吃這一鍾罷，只怕他買賣事忙。」金蓮道：「你信他有什么麼？」忙吃好少酒兒，金漆桶子吃到第二道，籬上那敬濟笑着拏酒來，剛呷了兩口，潘姥姥叫春梅姐姐你拏筋兒與哥哥教他吃。寡酒，春梅也不拿筋，故意毆他，向攢盒內取了兩箇核桃，遞與他那敬濟接過來道：「你敢笑。」

春梅金蓮此唱  
彼和的  
真解  
相知

只一語  
隱出戲  
狎心腸

話我就禁不開。他于是放在牙上，只一磕咬碎了，下酒。潘姥姥道：「還是小後生家好口牙，相老身東西兒硬些。」就吃不得。敬濟道：「兒子世上有兩椿兒，鷺卵、石牛、騎角，吃不得罷了。」金蓮見他吃了那鍾酒，教春梅再斟上一鍾兒，說頭一鍾是我的，了你姥姥和六娘，不是人麼？也不教你吃多，只吃三甌子，饒了你罷。」敬濟道：「五娘可憐見兒子來，真吃不得了。」此這一鍾，恐怕臉紅，惹爹見性。金蓮道：「你也怕你爹？我說你不怕他，你爹今日往那裡吃酒去了。」敬濟道：「後晌往吳驛丞家吃酒，如今在對門喬大戶房子裡看收拾哩。」金蓮問喬大戶家昨日搬了去，咱今日怎不與他送茶。敬濟道：「今早送茶去了。」李瓶兒問他家搬到那裡住去了。敬濟道：「他在東大街上使了一千二百銀子，買了所好不大的房子，與咱家房子差不多兒。門面七間到底五層，說話之間，敬濟捏着鼻子，又挨了一鍾。趁金蓮眼錯得手拏。」

着衣服往外一溜烟跑了。迎春道：「娘你看姐夫忘記鑰匙去了。」那金蓮取過來，坐在身底下，向李瓶兒道：「等他來尋你，每且不要說等，我奈何他。」一回見纔與他潘姥姥道：「姐姐與他罷了，又奈何他怎的？」那敬濟走到舖子裡，袖內摸摸不見鑰匙，一直走到李瓶兒房裡尋。金蓮道：「誰見你什麼鑰匙？你管着什麼來？」放在那裡就不知道。春梅道：「只怕你鎖在樓上了。」敬濟道：「我記的帶出來。」金蓮道：「小孩兒家，屁股大敢吊了心，又不知家裡外頭什麼人扯落的？」你恁有覓沒識心，不在肝上敬濟道：「有人來贖衣裳，可怎的樣？越爹不過來，免不得叫箇小爐匠來開樓門。」纔知有沒那李瓶兒，忍不住只顧笑。敬濟道：「六娘捨了與了我罷。」金蓮道：「也沒見這李大姐不知和他笑什麼，恰似我每拿了他的一般。」急得敬濟只是牛回磨轉，眼看見金蓮身底下露出鑰匙帶兒來，說道：「怎不是鑰匙？」纔待用手去取，被金

蓮褪在袖內，不與他說道：「你的鑰匙兒怎落在我手裡？」急得那小夥兒只是殺雞扯膝。金蓮道：「只說你會唱的好曲兒，倒在外邊舖子裡唱與小廝聽，怎的不唱箇兒我聽？」今日趁着你姥姥和六娘在這裡，只揀眼生好的唱箇兒，我就與你這鑰匙，不然隨你就跳上白塔，我也不有敬濟道：「這五娘就勒措出人病來，誰對你老人家說我會唱？」金蓮道：「你還搗鬼。」南京沈萬三北京枯樹灣人的形兒，樹的影兒，那小夥兒吃他奈何，不過說道：「死不了人，等我唱我肚子裏撐心，枉肝要一百箇，也有金蓮罵道：「說嘴的短命，自把各人面前酒斟上。」金蓮道：「你再吃一盃，蓋着臉兒好唱。」敬濟道：「我唱了慢慢吃。」我唱箇菓子，名山坡羊你聽。

初相交在桃園兒裡，結義相交下來，把你當玉黃李子兒，擡舉人人說你在青翠花家飲酒，氣的我把頻波臉兒，搗的粉粉的碎，我把你賊，你

學了虎刺賓了，外實裡虛，氣的我李子眼兒珠淚垂，我使的一對桃奴兒尋你，見你在軟棗兒樹下，就和我別離了去，氣的我鶴頂紅剪一楞青絲兒來呵，你海東紅反說我理虧，罵了句牛心紅的強賊，逼的我急了，我在吊枝乾兒上，尋箇無常，到三秋我看你倚靠着誰。

唱畢，就問金蓮要鑰匙，說道：「五娘快與了我罷，夥計舖子裡不知怎的等着我哩，只怕一時爹過來，金蓮道：『你倒自在性兒說的，且是輕巧，等你爹問我，就說你不知在那里吃了酒，把鑰匙不見了。』走來俺屋裡尋，敬濟道：『爺，五娘就是弄人的劊子手，李瓶兒和潘姥姥再三傍邊說道：『姐姐與他去罷。』金蓮道：『若不是姥姥和你六娘勸我，定罰教你唱到天晚頭裡。』騙嘴說一百箇二百箇，總唱一箇曲兒，就要騰翅子。我手裡放你不過，敬濟道：『我還有一箇兒看家的是銀名山坡羊，亦發孝順你老人家罷。』于是頓

弄人同會

開喉音唱道：

冤家你不來，白悶我一月，閃的人反拍着外腔兒，細絲諒不徹，我使獅子頭定兒小廝，擎着黃票兒請你，你在兵部窪兒裡，元寶兒家歡娛過夜，我陪銅磬兒家私爲焦心，一旦見棄捨，我把如同印符兒印在心裡，愁無救解，叫着你把那挺臉兒高揚着不理，空教我撥着雙火筒兒頓着確子，等到你更深半夜，氣的奴花銀竹葉臉兒咬定銀牙來呵，喚官銀頂上了我房門，隨那潑臉兒冤家輕敲兒不理，罵了句煎徹了的三傾兒，搗槽斜賊，空把奴一腔子煖汁兒真心，倒與你只當做熱血，敬濟唱畢，金蓮纔待叫春梅斟酒與他，忽有吳月娘從後邊來，見妳子如意兒抱着官哥兒，在房門首石臺基上坐，便說道：『孩子纏好些，你這狗肉又抱他在風裡，還不抱進去。』金蓮問是誰說話，綉春回道：『大娘來了，敬濟

開口推  
及飛兒  
以敏濟  
之故

慌的拏鑰匙往外走不迭。眾人都下來迎接月娘。月娘便問陳姐夫在這  
裡做什麼來。金蓮道：「李大姐，整治些菜請俺娘坐坐。」陳姐夫尋衣服叫他  
進來吃一盃。姐姐你請坐好。甜酒兒你吃一盃。月娘道：「我不吃。」後邊他大  
妗子和楊姑娘要家去。我又記掛着這孩子，逕來看看。李大姐你也不管  
又教妳子抱他在風裏坐的。前日刘婆子說他是驚寒，你還不好生看他。  
李瓶兒道：「俺陪着姥姥吃酒。」誰知賊臭肉三不知抱他出去了。月娘坐了  
半歇，回後邊去了一回。使小玉來請姥姥和五娘六娘後邊坐。那潘金蓮  
和李瓶兒勻了臉，同潘姥姥往後來陪大妗子。楊姑娘吃酒。到日落時分  
與月娘送出大門上轎去了。都在門裡站立。先是孟玉樓說道：「大姐姐，今  
日他爹不在，往吳驛丞家吃酒去了。咱到好往對門喬大戶家房裡瞧。」  
月娘問看門的平安兒：「誰拏着那邊鑰匙哩？」平安道：「娘每要過去瞧，開着

門哩。來與哥看着兩箇全工的在那望做活。月娘分付你教他躲開等俺。  
每瞧去平安兒道：「娘每只顧瞧，不妨事。他每都在第四層大空房撥灰  
篩土，叫出來就是了。」當下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都用轎子  
短搬擡過房子內進了儀門。就是三間廳，第二層是樓。月娘要上樓去，可  
是作恠。剛上到樓梯中間，不料梯磴陡起，只聞月娘哎了一聲，滑下一隻  
腳來。早是月娘攀在樓梯兩邊欄杆，慌了玉樓，便道：「姐，怎的連忙搗住，  
他一隻胳膊不曾跌下來。」月娘吃了一驚，就上去。眾人扶了下來，謊的  
臉蠟查兒黃了。玉樓便問姐：「怎麼上來滑了腳，不會扭着那裏？」月娘道：「  
跌倒不曾跌着，只是扭了腰子，說的我心跳在口裡。」樓梯子起，我只當咱  
家裏樓上來滑了腳，早是攀住欄杆，不然怎了。李嬌兒道：「你又身上不方  
便，早知不上樓也罷了。」于是眾姊妹相伴月娘回家。剛到家，叫的應就肚

如夢  
恨不得  
安胎而  
得健生  
者望家  
如訣

中疼痛月娘忍不過，赴西門慶不在家，使小廝叫了劉婆子來看。婆子道：「你已是去經事來着傷，多是成不的了。」月娘道：「便是五箇多月了，上樓着了扭，婆子道：『你吃了我這藥，安不住下來罷了。』」月娘道：「下來罷。」婆子于是留下兩服大黑丸，子藥教月娘用艾酒吃。那消半夜，弔下來了，在馮桶內點燈撥看，原來是箇男胎，已成形了，正是

胚胎未能全性命

真靈先到杳冥天

幸得那日西門慶在玉樓房中歇了，到次日玉樓早辰到上房，問月娘身子如何。月娘告訴，半夜果然存不住，落下來了，倒是小廝兒。玉樓道：「可惜了他爹不知道。」月娘道：「他爹吃酒來家，到我屋裏，纔待脫衣裳，我說你往他們屋裡去罷。」我心裡不自在，他纔往你這邊來了，我没對他說。我如今肚裡還有些隱上的疼。」玉樓道：「只怕還有些餘血未盡，篩酒吃些鍋臍灰。」

出語  
然有指

兒就好了。又道：「姐姐，你還計較兩日兒，且在屋裡不可出去。小產比大產還難調理，只怕掉了風寒，難為你的身子。」月娘道：「沒的說，倒沒的倡揚的一地裡知道，平白噪刺刺的，抱什麼空窩惹的人動那唇齒，以此就沒教西門慶知道。」此事表過不題。且說西門慶新搭的開絨線舖夥計，也不是守本分的人，姓韓名道國，字希堯，乃是破落戶韓光頭的兒子。如今跌落下來，替了大爺的差使，亦在鄆王府做校尉。見在縣東街牛皮小巷居住，其人性本虛飄，言過其實，巧于詞色，善于言談，許人錢如捉影捕風，騙人財如探囊取物。自從西門慶家做了買賣，手裡財帛從容，新做了幾件。蛇蠍皮在街上掇着肩膀兒，就搖擺起來。人見了不叫他箇韓希堯，只叫他做韓一搖。他渾家乃是宰牲口王屠妹子，排行六姐，生的長跳身材，瓜子面皮，紫膛色，約二十八九年紀，身邊有箇女孩兒，嫡親三口兒度日。他

乖童捉  
好手脚  
做捷可  
喜

兄弟韓二名二搗鬼是箇要錢的搗子在外另住舊與這婦人有姦趕韓道國不在家鋪中上宿他便時常走來與婦人吃酒到晚夕刮涎就不去了不想街坊有幾箇浮浪子弟見婦人搽脂抹粉打扮的喬模喬樣常在門首跼立賤人入畧聞他鬪兒又臭又硬就張致罵人因此街坊這些小夥子兒心中有幾分不憤暗暗三兩成羣背地講論看他背地與什麼人有首尾那消半箇月打聽出與他小叔韓二這件事來原來韓道國這間屋門面三間房裡兩邊都是鄰舍後門通水塘這夥人單看韓二進去或夜晚扒在牆頭看覷或白日裡暗使小猴子在後塘推道捉蛾兒單等捉姦不想那日二搗鬼打聽他哥不在大白日裝酒和婦人吃醉了倒插了門在房裡幹事不防衆人賤見蹤跡小猴子扒過來把後門開了衆人一齊進去撥開房門韓二奪門就走被一少年一拳打倒拿住老婆還在炕

心虛人  
便公道  
話都難  
說

世三

上慌穿衣不迭一人進去先把褲子擡在手裡都一條繩子拴出來須臾圍了一門首人跟到牛皮街願舖里就哄動了那一條街巷這一箇來問那一箇來瞧內中一老者見男婦二人拴做一處便問左右看的人此是爲什麼事的旁邊有多口的道你老人家不知此是小叔姦嫂子的那老者點了點頭兒說道可傷原來小叔兒娶嫂子的到官叔嫂通姦兩箇都是絞罪那旁邊多口的認的他有名叫做陶扒灰一連娶三箇媳婦都吃他扒了因此插口說道你老人家深通條律相這小叔養嫂子的便是絞罪若是公公養媳婦的却論什麼罪那老者見不是話低着頭一聲兒沒言語走了正是各人自掃簷前雪莫管他家屋上霜這裡二搗鬼與婦人被捉不題單表那日韓道國舖子裡不該上宿來家早八月中旬天氣身上穿着一套兒輕紗軟絹衣服新盜的一頂帽兒搖着扇兒在街上潤行

大步搖擺。但遇着人或坐或立，口若懸河，滔滔不絕。就是一回內中遇着他兩箇相熟的人，一箇是開紙舖的張二哥，一箇是開銀舖的白四哥。慌作揖舉手，張好問便道：「韓老兄連日少見，悶得恭喜在西門大官府上開寶舖做買賣，我等缺禮失賀，休恠休恠。」一面讓他坐下。那韓道國坐在櫈上，把臉兒揚着手中搖着扇兒，說道：「學生不才，仗賴列位餘光，與我恩主西門大官人做夥計，三七分錢，掌巨萬之財，督數處之舖，甚蒙敬重。比他入不同，白汝晃道：『老兄在他門下，只做線舖生意。』韓道國笑道：『二兄不知線舖生意，只是名目而已。他府上大小買賣出入皆本，那些兒不是學生算帳言聽計從，禍福共知。』通沒我一時兒，也成不得。大官人每日衙門中來家擺飯，常請去陪侍，沒我便吃不下飯去。俺兩箇在他小書房裡，閑中吃菓子說話兒，常坐半夜。他方進後邊去。昨日他家大夫人生日，房下

坐轎子行人情，他夫人留飲至二更方回。彼此通家，再無忌憚，不可對兄說。就是背地他房中話兒，也常和學生計較。學生先一箇行止端莊，立心不苟，與財主興利除害，拯溺救焚，凡百財上分明取之有道，就是傳自新也。怕我幾分，不是我自已誇獎。大官人正喜我這一件兒，剛說在熱鬧處，忽見一人慌慌張張走向前，叫道：「韓大哥，你還在這裡說什麼？教我舖子裡尋你不着，拉倒僻靜處告他說：『你家中如此這般，大嫂和二哥被街坊眾人撮弄了，拴到舖裡，明早要解縣見官去。』你還不早尋人情，理會此事。這韓道國聽了，大驚失色，口中只咂嘴，下邊頓足就要趑趄走。被張好問叫道：「韓老兄，你話還未盡，如何就去了？」這韓道國舉手道：「大官人有緊要事，尋我商議不及，奉陪慌忙而去。正是

少  
天下不  
姿事

誰人挽得西江水

難洗今朝一面羞



金瓶梅 第七卷 三十一

第三十四回

獻芳樽內室乞恩

受私賄後庭說事

成吳越，怎禁他巧言相鬪，謀平白地送暖偷寒，平白地送暖偷寒，猛可的搬唇弄舌，水晶丸不住撒蘸，剛鞭一味撒。

右調川撥棹

話說韓道國走到家門首打聽，見渾家和兄弟韓二拴在舖中去了，急急走到舖子內，和來保計議，來保說你還早，央應二叔來對當家的說了，拏個帖兒對縣中李老爹一說，不論多大事情都了了，這韓道國竟到應伯爵家，他娘子兒使丫頭出來，問沒人在家，不知往那里去了，只怕在西門大老爹家，韓道國道沒在他宅裡，問應寶也跟出去了，韓道國慌了，往拘攔院裡抓尋，原來伯爵被湖州何蠻子的兄弟何二蠻子號叫何兩峯請在四條巷內，何金蟾兒家吃酒，被韓道國抓着了，請出來，伯爵吃的臉紅

紅的帽簷上插着剔牙杖兒，韓道國唱了喏，拉到僻靜處，如此這般告他

說伯爵道：「既有此事，我少不得陪你去。」于是辭了何兩峯與道國先同到家，問了端的，道國央及道：「此事明日只怕要解到縣裡去，只望二叔往大官府宅裡說。」討箇帖兒轉與李老爹，求他只不教你侄婦見官，事畢重謝二叔，說着跪在地下，伯爵用手拉起來，說道：「賢契這些事兒，我不替你處，你快寫箇說帖，把一切閑話都丟開，只說你常不在家，被街坊這夥光棍時常打磚掠瓦，欺負娘子，你兄弟韓二氣忿不過，和他嚷亂，反被這夥人羣住揪採踢打，同拴在舖裡，望大官府發個帖兒對李老爹說，只不教你令正出官，管情見個分上就是了。」那韓道國取筆硯連忙寫了說帖，安放袖中，伯爵領他逕到西門慶門首，問守門的平安兒，爹在家，平安道：「爹在花園書房裡。」二爹和韓大叔請進去，那應伯爵狗也不咬，走熟了的同

韓道國進入儀門，轉過大所由鹿頂鑽山進去，就是花園角門，抹過木香棚，三間小捲棚，名喚翡翠軒，乃西門慶夏月納涼之所。前後簾梳掩映，四面花竹陰森，裡面一明兩暗書房，有畫童兒小廝在那里掃地。說應二爹和韓二叔來了，二人掀開簾子，進入明間內書童看見，便道請坐。俺爹剛纔進後邊去了一回，使畫童兒請去。畫童兒走到後邊金蓮房內，問春梅姐爹在這裡。春梅罵道：賊見鬼！小奴才兒爹在間壁六娘房裡，不是巴巴的跑來這裡。問畫童便走過這邊，只見綉春在石臺基上坐的，悄問爹在房裡。應二爹和韓大叔來了，在書房裡等爹說話。綉春道：爹在房裡看着娘與哥裁衣服哩。原來西門慶拏出兩疋尺頭來，一疋大紅紵絲，一疋鸚哥綠潞紬，教李瓶兒替官哥裁毛衫，披襖背心，護頂之類，在炕上正鋪。白大紅氈條，妳子抱着哥兒，迎春執着熨斗，只見綉春進來，悄拉迎春。

小頭  
情致  
尔

筋  
骨  
當  
行  
法  
家  
豈  
辨  
清  
容  
帶  
一

一把迎春道：你拉我怎麼的拉撒了這火落在氈條上。李瓶兒便問：你平白拉他怎的。綉春道：畫童說應二爹來了，請爹說話。李瓶兒道：小奴才兒應二爹來，你進來說就是了。巴巴的扯他。西門慶分付畫童請二爹坐坐，我就來。于是看裁完了衣服，便衣出來。書房內見伯爵二人作揖坐下。韓道國打橫吃了茶，伯爵就開言說道：韓大哥，你有甚話對你大官府說。西門慶道：你有甚話說來。韓道國總待說街坊有夥不知姓名棍徒，被應伯爵攔住，便道：賢侄，你不是這等說了，噙着骨禿露着肉，也不是事。對着你家大官府，在這裡越發打開後門說了罷。韓大哥常在舖子裡，上宿家下没人，正是他娘子兒一人，還有個孩兒，左右街坊有幾箇不三不四的人，見無人在家，時常打磚掠瓦，鬼混欺負的急了，他令弟韓二哥看，不過來家罵了幾句，被這起光棍不繇分說，羣住打了箇臭死，如今都拴在舖裏。

明早要解了往本縣李大人那里去。他哭哭啼啼，央煩我來對哥說。討箇帖兒對李大人說說。青目一二，有了他令弟，也是一般。只不要他令正出官就是了。因說你把那說帖兒拏出來，與你大官人瞧好，羞人替你去。韓道國便向袖中取出，連忙雙膝跪下，說道：小人忝在老爹門下，萬乞老爹看應二叔分上，俯就一二。舉家沒齒，難忘。西門慶一把手拉起，說道：你請起來。于是觀看帖兒上面，寫着犯婦王氏乞青目免提。西門慶道：這帖子不是這等寫了，只有你令弟韓二一人就是了。向伯爵道：比時我拏帖對縣裡說，不如只分付地方，改了報單，明日帶來。我衙門裏來發落就是了。伯爵教韓大哥你還與大老爹下個禮兒，這等亦發好了。那韓道國又倒身磕頭下去。西門慶教玳安你外邊快叫個答應的班頭來，不一時，叫了個穿青衣的節級來，在旁邊伺候。西門慶叫近前分付：你去牛皮街韓夥

有板有步想起來  
求官具  
要飯



氣。方。語。

計任處問是那牌那鋪地方，對那保甲說，就稱是我的鈞語，分付把王氏即時與我放了。查出那幾個光棍名字來，改了報帖，明日早解提刑院。我衙門裡聽審那節級應諾領了言語出門。伯爵道：韓大哥你即一同跟了他幹你的事去罷。我還和大官人說話哩。那韓道國于恩萬謝出門，與節級同往牛皮街幹事去了。西門慶陪伯爵在翡翠軒坐下，因令玳安放桌兒，你去對你大娘說，昨日磚廠劉公公送的木樨荷花酒，打開篩了來，我和應二叔吃，就把糟鱔魚蒸了來。伯爵舉手道：我還沒謝的哥，昨日蒙哥送了那兩尾好鱔魚與我，送了一尾與家兒去，剩下一尾對房下說，拏刀兒劈開，送了一段與小女，餘者打成窄窄的塊兒，拏他原舊紅糟兒，培着再撿些香油，安放在一箇磁罐內，甯着我一早一晚吃飯兒，或遇有箇人客兒來，蒸恁一碟兒上去，也不枉辜負了哥的盛情。西門慶告訴劉太監

此一段今日仕途所難勿以西門慶而薄之

的兄弟劉百戶因在河下管蘆葦場換了幾兩銀子新買了一所庄子在五里店拏皇木蓋房近日被我衙門裡辦事官緝聽着首了依着夏龍溪饒受他百兩銀子還要動本叅送申行省院劉太監慌了親自拏着一百兩銀子到我這里再三央及只要事了不瞞你說咱家做着些薄生意料也過了日子那裡希罕他這樣錢况劉太監平日與我相交時常受他些禮今日因這些事情就又薄了面皮教我絲毫沒受他的只教他將房屋連夜拆子到衙門裡只打了他家人劉三二十就發落開了事畢劉太監感情不過宰了一口猪送我一罈自造荷花酒兩包糟鱒魚重四十斤又兩疋粧花織金段子親自來謝彼此有光見箇情分伯爵道哥你是希罕這箇錢的夏大人他出身行伍起根立地上沒有他不搵些兒拏甚過日哥你自從到任以來也和他問了幾樁事兒西門慶道大小也問了幾

伊餘皆深怪

天下事計料停三而變出意外大抵此類

件公事別的到也罷了只吃了他貪濫踰婪有事不論青水皂白得了錢在手裡就放了成什麼道理我便再三扭着不肯你我雖是箇武職官兒掌着這刑條還放些体面纔好說未了酒菜齊至西門慶將小金菊花盃齒荷花酒陪伯爵吃不說兩箇說話兒坐更餘方散且說那夥人見青衣節級下地方把婦人王氏放回家去又拘總甲查了各人名字明早解提刑院問理都各人面面相覷就知韓道國是西門慶家夥計尋的本家握子只落下韓二一人在舖裡都說這事弄的不好了這韓道國又送了節級五錢銀子登時問保甲查寫了那幾個名字送到西門慶宅內單等次日早解過一日西門慶與夏提刑兩位官到衙門裡坐所該地方保甲帶上人去頭一起就是韓二跪在頭裡夏提刑先看報單牛皮街一牌四舖總甲蕭成爲地方喧鬧事第一箇就叫韓二第二箇車淡第三箇管世寬

第四箇游守第五箇郝賢都叫過花名去然後問韓二爲什麼起來那韓二先告道小的哥是買賣人常不在家住的小男幼女被街坊這幾箇光棍要便彈打胡博詞兒坐在門首胡歌野調夜晚打磚百般欺負小的在外另住來哥家看視含忍不過罵了幾句被這夥棍徒不繇分說揪倒在地亂行踢打獲在老爺案下望老爺查情夏提刑便問你怎麼說那夥人一齊告道老爺休信他巧對他是耍錢的搗鬼他哥不在家和他嫂子王氏有姦王氏平日倚逞刁澆毀罵街坊昨日被小的們捉住見有底衣爲証夏提刑因問保甲蕭成那王氏怎的不見蕭成怎的好回箇級放了只說王氏脚小路上走不動便來那韓二在下邊兩隻眼只看着西門慶良久西門慶欠身望夏提刑道長官也不消要這王氏想必王氏有些姿色這光棍來調戲他不遂捏成這個圈套因叫那爲首的車淡上去問道你

此正理  
自亦不  
矣矣

在那里捉住那韓二來衆人道昨日在他屋裡捉來又問韓二王氏是你甚麼人保甲道是他嫂子兒又問保甲這夥人打那里進他屋裡保甲道越牆進去西門慶大怒罵道我把你這起光棍他既是小叔王氏也是有服之親莫不不許上門行走相你這起光棍你是他什麼人如何敢越牆進去况他家男子不在又有幼女在房中非姦卽盜了喝令左右拏夾棍來每人一夾二十大棍打的皮開肉綻鮮血逆流况四五箇都是少年子弟出娘胞胎未經刑杖一個個打的號哭動天呻吟滿地這西門慶也不等夏提刑開口分付韓二出去聽候把四個都與我收監不日取供送問四人到監中都互相抱怨箇箇都懷鬼胎監中人都嚇恐他你四箇若送問都是徒罪到了外府州縣皆是死數這些人慌了等的家下人來送飯稍信出去教各人父兄使錢上下尋人情內中有尋人情夾及夏提刑夏

提刑說這王氏的丈夫是你西門老爹門下的夥計，他在中間扭着要送問同僚，上我又不好處得，你須還尋人情和他說去。也有央吳大舅出來說的人，都知西門慶家有錢，不敢來打點。四家父兄都慌了，會在一處，內中一箇說道：也不消再央吳千戶，他也不依。我聞得人說東街上任的開綉絹舖應大哥兄弟應二和他契厚，咱不知湊了幾十兩銀子付與應二，教他替咱們說說，管情極好。於是車淡的父親開酒店的車老兒爲首，每人拏十兩銀子來，共湊了四十兩銀子，齊到應伯爵家，央他對西門慶說。伯爵收下，打發眾人去了。他娘子兒便說：你旣替韓夥計出力擺布，這起人如何又攬下這銀子反替他說方便，不惹韓夥計怪。伯爵道：我可知不好說的，我別自有處。因把銀子兌了十五兩，包放袖中，早到西門慶家。西門慶還未回來，伯爵進廳上，只見書童正從西廂房書房內出來，頭帶瓦

楞帽兒，撇着金頭蓮瓣簪子，身上穿着蘇州絹直裰，玉色紗襪兒，涼鞋淨襪，說道：二爹請客位內坐。交画童兒後邊拿茶去。說道：小廝，我使你拏茶與應二爹，你不動，且要子兒等爹來家看我，說不說那小廝就拏茶去了。伯爵便問你爹衙門裡還沒來家。書童道：剛纔答應的來說爹衙門散了。和夏老爹門外拜客去了。二爹有甚說話。伯爵道：沒甚話。書童道：二爹前日說的韓夥計那事，爹昨日到衙門裡，把那夥人都打了收監，明日做文書還要送問他。伯爵拉他到僻靜處，和他說：如今又一件那夥人家屬如此這般聽見要送問，都害怕了。昨日晚夕到我家哭哭啼啼，再三跪着央及我，教對你爹說，我想我已替韓夥計說在先，怎又好管他的。惹的韓夥計不怪，沒奈何，教他回家處了。這十五兩銀子，看你取巧對你爹說，看怎麼將就饒他放了罷。因向袖中取出銀子來，遞與書童。書童打開看了。

大小四錠零四塊說道既是應二爹分上交他再拏五兩來待小的替他  
 說還不知爹肯不肯昨日吳大舅親自來和爹說了爹不依小的蛇蝎臉  
 兒好大面皮實對二爹說小的這銀子不獨自一個使還破些鉛兒轉達  
 知俺生哥的大娘這個灣兒替他說纔了他此事伯爵道既如此等我和  
 他說你好歹替他上心些他後晌些來討回話書童道爹不知多早來家  
 你教他明日早來罷說畢伯爵去了這書童把銀子拏到舖子鏹下一兩  
 五錢來教人買了一罈金華酒兩隻燒鴨兩隻鷄一錢銀子鮮魚一肘蹄  
 子二錢頂皮酥菓餠兒一錢銀子的搽穰捲兒送到來與兒屋裡央及  
 他媳婦惠秀替他整理安排端正那一日潘金蓮不在家從早間就坐轎  
 子往門外潘姥姥家做生日去了書童使画童兒用方盒把下飯先拏在  
 李瓶兒房中然後又提了一罈金華酒進去李瓶兒便問是那裡的画童

俗則人  
 一二語  
 便知其  
 指辭之  
 妙

道是書童哥送來孝順娘的李瓶兒笑道賊囚他怎的孝順我良父書童  
 兒進來見瓶兒在描金炕床上引着玳瑁猫兒和哥兒耍子因說道賊囚  
 你送了這些東西來與誰吃那書童只是笑李瓶兒道你不言語笑是怎  
 的說書童道小的不孝順娘再孝順誰李瓶兒道賊囚你平白好好的怎  
 麼孝順我你不說明白我也不吃那書童把酒打開菜蔬都擺在小桌上  
 教迎春取了把銀素篩了來傾酒在鍾內雙手遞上去跪下說道娘吃過  
 等小的對娘說李瓶兒道你有甚事說了我纔吃不說你就跪一百年我  
 也是不吃又道你起來說那書童于是把應伯爵所央四人之事從頭訴  
 說一遍他先替韓夥計說了不好來說得央及小的先來稟過娘等爹問  
 休說是小的說只假做花大舅那頭使人來說小的寫下個帖兒在前邊  
 書房內只說是娘遞與小的教與爹看娘再加一美言况昨日衙門裡爹

已是打過他。爹胡亂做個處斷，放了他罷。也是老大的陰騭。李瓶兒笑道：「原來也是這箇事，不打緊，等你爹來家，我和他說就是了。你平白整治這些東西來做什麼？」又道：「賊囚，你想必問他起發些東西了。」書童道：「不瞞娘說，他送了小的五兩銀子。」李瓶兒道：「賊囚，你倒且是會排舖，揆錢。于是吃小鍾，旋教迎春取了箇大銀盞花盃來，先吃了兩鍾，然後也回斟一盃，與書童吃。」書童道：「小的不敢吃，吃了快臉紅，只怕爹來看見。」李瓶兒道：「我賞你吃，怕怎的？」于是磕了頭起來，一吸而飲之。李瓶兒把各樣嘍飯，揀在一箇碟兒裏，教他吃。那小廝一連陪他吃了兩大盃，怕臉紅，就不敢吃，就出來了。到了前邊舖子裏，還剩了一半點心，嘍飯擺在櫃上，又打了兩提鐘酒，請了傅夥計、賁四、陳敬濟來興兒、玳安兒。衆人都一陣風捲殘雲，吃了箇淨光，就忘了教平安兒吃。那平安兒坐在大門首，把嘴谷都着，不想

西門慶約後晌從門外拜了客來家，平安看見也不說。那書童聽見，唱道：「之聲慌的收拾不迭，兩三步來到廳上，與西門慶接衣服。」西門慶便問：「今日沒人來？」書童道：「沒人。」西門慶脫了衣服，摘去冠帽，帶上巾幘，走到書房內坐下。書童兒取了一盞茶來，遞上。西門慶呷了一口，放下。因見他面帶紅色，便問：「你那裡吃酒來？」這書童就向桌上硯臺下取出一紙柬帖，與西門慶瞧說道：「此是後邊六娘叫小的到房裡，與小的說是花大舅那裡送來。」說車淡等事。六娘教小的收着，與爹瞧。因賞了小的，一盞酒吃，不想臉就紅了。西門慶把帖觀看，上寫道：「犯人車淡四名，乞青目看了，遞與書童分付，放在我書篋內，教答應的，明日衙門裡稟我。」書童一面接了，放在書篋內，又走在旁邊侍立。西門慶見他吃了酒，臉上透出紅白來，紅覆覆唇兒，露着一口糯米牙兒，如何不受？于是淫心輒起，搂在懷裡，兩箇親嘴。



啞舌頭。那小郎口噙香茶桂花餅。身上薰的噴鼻香。西門慶用手撩起他衣服。褪了花褲兒。摸弄他屁股。因囑付他。少要吃酒。只怕糟了臉。書童道。爹分付小的知道。兩箇在屋裡正做一處。忽一箇青衣人騎了一匹馬。走到大門首。跳下馬來。向守門的平安作揖問道。這裡是問刑的西門老爹家。那平安兒因書童兒不請他吃東道。把嘴頭子掀着。正沒好氣。半日不答應。那人只顧立着。說道。我是帥府周老爺差來送轉帖與西門老爹看。明日與新平寨坐營須老爹送行。在永福寺擺酒。也有荆都監老爹。掌刑夏老爹。營里張老爹。每位分資一兩。逕來報知。累門上哥哥稟稟進去。小人還等回話。那平安方拏了他的轉帖。入後邊打聽。西門慶在花園書房內。走到裡面。轉過松塔。只見畫童兒在窗外臺基上坐的。見了平安。擺手兒。那平安就知西門慶與書童幹。那不急的事情。悄悄走在窗下聽。覷半日聽

德中光  
隱聖之

見裡邊氣呼呼。呼吡的地。平一片聲响。西門慶叫道。我的兒。把身子調正着。休要動。就半日沒聽見動靜。只見書童出來。與西門慶盥水洗手。看見平安兒。畫童兒在窗子下站立。把臉飛紅了。往後邊拏去了。平安拿轉帖進去。西門慶看了。取筆回了知。分付後邊問你二娘。討一兩銀子。教你姐夫封了。付與他去。平安兒應諾去了。書童拏了水來。西門慶洗畢手。回到李瓶兒房中。李瓶兒便問你吃酒。教了頭篩酒。你吃。西門慶看見桌子底下放着一罈金華酒。便問是那裡的。李瓶兒不好說是書童兒買進來的。只說我一時要想些酒兒吃。旋使小廝街上買了這罈酒來。打開只吃了兩鍾兒。就懶待吃了。西門慶道。阿呀。前頭放着酒。你又拿銀子買。前日我賒了丁蠶子四十罈河清酒。丟在西廂房內。你要吃時。教小廝拿鑰匙取去。李瓶兒還有頭里吃的一碟燒鴨子。一碟鷄肉。一碟鮮魚。沒動。教迎春安

排了四碟小菜切了一碟火薰肉放下泉兒在房中陪西門慶吃酒西門慶更不問這頓飯是那里可見平日家中受用這樣東西無日不吃西門慶飲酒中間想起問李瓶兒頭里書童拿的那帖兒是你與他的李瓶兒道是門外花大舅那里來說教你饒了那夥人罷西門慶道前日吳大舅來說我没依若不是我定要送問這起光棍既是他那里分上我明日到衙門裡每人打他一頓放了罷李瓶兒道又打他怎的打的那雌牙露嘴什麼模樣西門慶道衙門是這等衙門我管他雌牙不雌牙還有比他嬌貴的李瓶兒道我的哥哥你做這刑名官早晚公門中與人行些方便兒也是你箇陰陽別的不打緊只積你這點孩兒罷西門慶道可說什麼哩李瓶兒道你到明日也要少拶打人得將就將就此兒那里不是積福處西門慶道公事可惜不的情兒兩箇止飲酒中間只見春梅掀簾子進來

情看春  
憐神情  
意致口  
角間露  
一種驕  
心傲骨  
後兼結  
業已見  
一斑然  
得之驚  
陶者亦  
不羨

見西門慶正和李瓶兒腿壓着腿兒吃酒說道你每自在吃的好酒兒這咱晚就不想使箇小厮接接娘去只有來安兒一箇跟着轎子隔門隔戶只怕來晚了你倒放心西門慶見他花冠不整雲髻蓬鬆便滿臉堆笑道小油嘴兒我猜你睡來李瓶兒道你頭上挑線汗巾兒跳上去了還不往下拉拉因讓他好甜金華酒你吃鍾兒西門慶道你吃我使小厮接你娘去那春梅一手按着桌兒且兜鞋因說道我纔睡起來心裡惡拉拉懶待吃西門慶道你看不出來小油嘴吃好少酒兒李瓶兒道左右今日你娘不在你吃上一鍾兒怕怎的春梅道六娘你老人家自飲我心裡本不待吃俺娘在家不在家便怎的就是娘在家遇着我心不耐煩他讓我也我不吃西門慶道你不吃呵口茶兒罷我使迎春前頭叫箇小厮接你娘去因把三寸吃的那盞水梅芝蘇薰筍泡茶遞與他那春梅似有如無接在

禮處  
心是石  
屢亦是  
愛處吾  
怒之吾  
尤甚

手裡只甲。一口就放下了。說道你不要教迎春叫去。我已叫了平安兒。在這裡。他還大些。西門慶隔窓就叫平安兒。那小廝應道。小的在這裡。伺候。西門慶道。你去了誰看大門。平安道。小的委付棋童兒在門上。西門慶道。既如此。你快擎箇燈籠接去罷。平安兒於是逕擎了燈籠來迎接。潘金蓮迎到半路。只見來安兒跟着轎子從南來了。原來兩箇是執轎的。一箇叫張川兒。一箇叫魏聰兒。走向前。一把手拉住轎杠子。說道。小的來接娘來了。金蓮就叫平安兒問道。是你爹使你來接我。誰使你來。平安道。是爹使我來。倒少是姐使了小的。接娘來了。金蓮道。你爹想必衙門裡沒來家。平安道。沒來。家門外拜了人。從後晌就來家了。在六娘房裡吃的好酒。兒若不是姐。旋叫了小的進去催逼着。擎燈籠來接娘。還早哩。小的見來安一箇跟着轎子。又小。只怕來晚了。路上不方便。須得箇大的兒來接纔

至言室  
言為兒  
女延福  
者宜省

好小的纔來了。金蓮又問你來時你爹在那里。平安道。小的來時爹還在六娘房裡吃酒哩。姐稟問了爹。纔打發了小的來了。金蓮听了。在轎子內半日沒言語。冷笑罵道。賊強人把我只當亡故了的一般。一發在那淫婦屋裡睡了。長竟罷了。到明日只交長遠倚逞那尿胞種。只休要晌午錯了。張川兒在這裡听着也沒別人。你腳踏千家門。萬家戶。那裡一箇總尿出來的孩子。拏整綾段尺頭裁衣裳與他穿。你家就是王十萬使的使不的。張川兒接過來道。你老人家不說小的也不敢說。這箇可是使不的不說。可惜倒只恐折了他花麻痘疹。還沒見好容易就能養活的大。去年東門外一箇大庄屯人家。老兒六十歲。見居着祖父的前程。手裡無碑記的銀子。可是說的牛馬成羣。米糧無數。丫鬟侍妾成羣。穿袍兒的身邊也有十七八箇。要箇兒子花看樣兒。也沒有東廟裡打齋。西寺裡修供。捨經施像。

那里没求到不想他第七箇房里生了箇兒子喜歡的了不得也像咱當家的一般成日如同掌兒上看擎錦繡窩兒裡抱大糊了三間雪洞兒的房買了四五箇養娘扶持成日見風也怎的那消三歲因出痘疹丟了休怪小的說倒是潑丟潑养的還好金蓮道潑丟潑养恨不得成日金子兒裹着他哩平安道小的還有椿事對娘說小的若不說到明日娘打聽出來又說小的不是了便是韓夥計說的那夥人爹衙門裡都夾打了收在監裡要送問他今早應二爹來和書童兒說話想必受了幾兩銀子大包子拿到舖子裡就便鑿了二兩使了買了許多東西喫飯在來興屋裡教他媳婦子整治了撥到六娘屋裡又買了兩餅金華酒先和六娘吃了又走到前邊舖子裡和傅二叔賁四姐夫玳安來興眾人打夥兒直吃到爹來家時分纔散了金蓮道他就不讓你吃些平安道他讓小的好不

方今此道深好者方以  
為如神  
如蜜如  
芝如蘭  
此教漫  
云謹說  
大胆放  
肆自然  
虛不論  
之然字  
百乎  
女婿非  
陳敬  
乎笑矣

大膽的。蠢奴才把娘每還不放在心上。不該小的說還是爹慣了他。爹先不先和他在書房裡幹的。齷齪營生。况他在縣裏當過門子。什麼事兒不知道。爹若不早把那蠢奴才打發了。到明日咱這一家子。乞他弄的壞了。金蓮問道。在你六娘屋裡吃酒。吃得多大回。平安兒道。吃了好一日。見小的看見他吃的臉兒通紅。纔出來。金蓮道。你爹來家就不說一句兒。平安道。爹也打牙粘住了。說什麼。金蓮罵道。恁賊沒廉恥的。昏君強盜。賣了兒子。招女婿。彼此騰倒着做。囑付平安。等他再和那蠢奴才在那裡幹。這齷齪營生。你就來告我。說平安道。娘分付小的知道。娘也只放在心裡。休要題出小的一字兒來。于是跟着轎子。直說到家門首。潘金蓮下了轎。先進到後邊拜見月娘。月娘道。你住一夜。慌的就來了。金蓮道。俺娘要留我住。他又招了俺姨。那里一箇十二歲的女孩兒在家。過活都擠在一箇炕上。

誰任他又恐怕隔門隔戶的，教我就來了。俺娘多多上眾姐姐，多謝重禮。于是拜畢月娘，又到李嬌兒、孟玉樓眾人房裡都拜了。回到前邊，打聽西門慶在李瓶兒屋裡說話，逕來拜李瓶兒。李瓶兒見他進來，連忙起身，笑着迎接進房裡來，說道：「姐姐來家早，請坐吃鍾酒兒。」教迎春快拿坐兒。與你五娘坐。金蓮道：「今日我偏了盃重，復吃了雙席兒，不坐了。」說着，揚長抽身就去了。西門慶道：「好奴才，恁大膽來家就不拜我拜兒。」那金蓮接過來道：「我拜你還沒修福來哩。」奴才不大膽什麼人。大膽看官聽說潘金蓮這幾句話，分明譏諷李瓶兒，說他先和書童兒吃酒，然後又陪西門慶，豈不是雙席兒。那西門慶怎曉得就理，正是

情知語是針和線

就地引起是非來

第三十五回

西門慶為男寵報讐

書童兒作女粧媚客

娟娟遊冶童

結束類妖姬

揚歌倚箏瑟

艷舞逞媚姿

貴人一蠱惑

飛騎爭相追

婉變邀恩寵

百態隨所施

話說西門慶早到衙門，先退廳與夏提刑說車淡四人再三尋人情來說，交將就他夏提刑道。也有人到學生那邊不好對長官說，既是這等如今提出來戒飭他一番放了罷。西門慶道：「長官見得有理，即陞廳令左右提出車淡等犯人跪下，生怕又打，只顧磕頭。」西門慶也不等夏提刑開言，就道：「我把你這起光棍如何尋這許多人情來說，本當都送問，且饒你這遭。若再犯了我手裡，都活監死出去罷。」連韓二都喝出來了，往外金命水命走投無命。這裡處斷公事不題。且說應伯爵擎着五兩銀子，尋書童兒問他討話，悄悄遞與他銀子，書童接的袖了。那平安兒在門首拿眼兒睨着，他書童于是如此這般。昨日我替爹說了，今日往衙門裡發落去了。伯爵

道他四箇父兄再三說恐怕又責罰他書童道你老人家只顧放心去管情兒一下不打他那伯爵得了這消息急急走去回他們話去了到早飯時分四家人都到家個個撲着父兄家屬放聲大哭每人去了百十兩銀子落了兩腿瘡再不敢妄生事了正是

禍患每從勉強得

煩惱皆因不忍生

却說那日西門慶未來家時書童兒在書房內叫來安兒掃地向食盒內把人家送的都是為嘴起妙。桌面上响糖與他吃那小厮干不合萬不合叫書童哥我有句話兒告你說昨日俺平安哥接五娘轎子在路上好不學舌說哥的過犯書童問道他說我什麼來來安兒道他說哥攬的人家幾兩銀子大膽買了酒肉送在六娘房裡吃了半日出來又在前邊舖子裡吃不與他吃又說你在書房裡和爹幹什麼營生這書童聽了暗記在心也不題起到

次日西門慶早辰約會了不往衙門裡去都往門外永福寺置酒與須坐營送行去了直到下午纔來家下馬就分付平安但有人來只說還沒來家說畢進到所上書童兒接了衣裳西門慶因問今日没人來書童道沒有管屯的徐老爹送了兩包螃蟹十斤鮮魚小的拿回帖打發去了與了來人一錢銀子又有吳大舅送了六箇帖兒明日請娘們吃三日原來吳大舅子吳舜臣娶了喬大戶娘子侄女兒鄭三姐做媳婦兒西門慶送了茶去他那里來請西門慶到後邊月娘拿着帖兒與他瞧西門慶說道明日你們都收拾了去說畢出來到書房裡坐下書童連忙拿炭火爐內燒甜香餅兒雙手遞茶上去西門慶擎茶在手他慢慢挨近可憐。跪立在桌邊良久西門慶掀了個嘴兒使他把門關上用手按在懷裡一手捧着他的臉見西門慶吐舌頭那小郎口裡噙着鳳香餅兒遞與他下邊又替他弄玉

西門慶問道我兒外邊没人欺負你那小厮乘机就說小的有椿事不  
是參問小的不敢說西門慶道你說不妨書童就把平安一節告說一遍  
前日爹叫小的在屋裡他和画童在窗外聽覷小的出來昏水與爹洗手  
親自看見他又在外邊對着人罵小的蠢奴才百般欺負小的西門慶聽  
了心中大怒說道我若不把奴才腿卸下來也不算這里書房中說話不  
題且說平安兒專一打聽這件事三不知走去報與金蓮金蓮使春梅前  
邊來請西門慶說話剛轉過松墻只見画童兒在那里弄松虎兒便道姐  
來做什麼爹在書房裡被春梅頭上鑿了一下西門慶在裡面聽見裙子  
响就知有人來連忙推開小厮走在床上睡着那書童在桌上弄筆硯春  
梅推門進來見了西門慶唾嘴兒說道你們悄悄的在屋裡把門兒關着  
敢守親哩娘請你說話西門慶仰睡在枕頭上便道小油嘴兒他請我說

寫出程  
子神情

什麼話你先行等我畧倘兒就去那春梅那里容他說道你不去我就  
拉起你來西門慶怎禁他死拉活拉拉到金蓮房中金蓮問他在前頭做  
什麼春梅道他和小厮兩箇在書房裡把門兒插着捏殺蠅子兒是的知  
道幹的什麼繭兒恰是守親的一般我進去小厮在桌子根前推寫字他  
便倘刺在床上拉着再不肯來潘金蓮道他進來我這屋裡只怕有鍋鏟  
吃了他是的賤沒廉恥的貨你想有個廉恥大白日和那奴才平白關着  
門做什麼來左右是奴才臭屁股門子鑽了到晚夕還進屋裡和俺每沾  
身睡好乾淨兒西門慶道你信小油嘴兒胡說我那里有此勾當我看着  
他寫禮帖兒來我便搵在床上金蓮道巴巴的關着門兒寫禮帖什麼機  
密謠言什麼三隻腿的金剛兩箇鯨角的象怕人瞧見明日吳大妗子家  
做三日掠了個帖子兒來不長不短的也尋件甚麼子與我做拜錢你不

將就

與莫不教。我和野漢子要。大姐姐是一套衣服。五錢銀子。別人也有簪子的。也有花的。只我沒有。我就不去了。西門慶道。前邊厨櫃內。拏一疋紅紗。來與你做拜錢罷。金蓮道。我就去不成。也不要那囂紗片子。拏出去倒沒的教人笑話。西門慶道。你休亂等。我往那邊樓上。尋一件什麼與他便了。如今往東京送賀禮。也要幾疋尺頭。一答兒尋下來罷。于是走到李瓶兒那邊樓上。尋了兩疋玄色織金麒麟補子尺頭。兩箇南京色段。一疋大紅。半疋紵絲。一疋翠藍雲段。因對李瓶兒說。要尋一件雲絹衫與金蓮做拜錢。如無拏帖段子。舖討去罷。李瓶兒道。你不要舖子裡取去。我有一件織金雲絹衣服哩。大紅衫兒。藍裙。畱下一件。也不中用。俺兩箇都做了拜錢罷。一面向箱中取出來。李瓶兒親自拏與金蓮瞧。隨姐姐揀衫兒也得。裙兒也得。咱兩箇一事包了。做拜錢倒好。省得又取去。金蓮道。你的我怎好。

要李瓶道好姐姐。怎生恁說話。推了半日。金蓮方纔肯了。又出去教陳敬濟換了腰封。寫了二人名字在上。不題。且說平安兒正在大門首。只見白賚光走來問道。大官人在家麼。平安兒道。俺爹不在家了。那白賚光不信。逕入裏面廳上。見榻子關着。說道。果然不在家。往那里去了。平安道。今日門外送行去了。還沒來。白賚光道。既是送行。咱晚也該來家了。平安道。白大叔有甚話說。下待爹來家。小的稟就是了。白賚光道。沒什麼話。只是許多時沒見。閑來望望。既不在家。等等罷。平安道。只怕來晚了。你老人家等不得。白賚光不依。把榻子推開。進入廳內。在椅子上就坐了。衆小廝也不理他。繇他坐去。不想天假其便。西門慶教迎春抱着尺頭。從後邊走來。剛轉過軟壁頂頭。就撞見白賚光。在廳上坐着。迎春兒丟下段子。往後走不迭。白賚光道。這不是哥在家。一面向走下來唱喏。西門慶見了。推辭不得。



可吟  
出

須索讓坐。賤見白賚光頭帶着一頂出洗覆盪過的恰如泰山遊到嶺的。舊羅帽兒。身穿着一件壞領磨襟救火的硬漿白布衫。脚下鞞着一雙乍板唱曲兒。前後彎絕戶綻的皂靴。裏邊插着一雙一碌子繩子。打不到黃絲轉香馬。櫪襪子坐下也不叫茶。見琴童在旁伺候。就分付把尺頭拖到客房裡。教你姐夫封去。那琴童應諾抱尺頭往廂房裡去了。白賚光舉手道一向欠情。沒來望的哥。西門慶道多謝星意。我也常不在家。日逐衙門中有事。白賚光道哥這衙門中也日日去麼。西門慶道日日去兩次。每日坐廳問事。到朔望日子。還要拜牌。畫公座大發放地方保甲番役打卯歸家。便有許多窮冗。無片時閒暇。今日門外去。因須南溪新陞了新平寨坐營。衆人和他送行。只剛到家。明日管皇庄薛公公家請吃酒。路遠去不成。後日又要打聽接新巡按。又是東京太師老爺四公子又選了駙馬童太

尉。在男童天胤新選上大堂。陞指揮使。僉書管事。兩三層都要賀禮。這連日過辛苦的。了不得。說了半日話。來安兒纔拿上茶來。白賚光纔拏在手裡。呷了一口。只見玳安拏着大紅帖兒往裏飛跑。報道掌刑的夏老爺來了。外邊下馬了。西門慶就往外邊穿衣服去了。白賚光躲在西廂房內。打簾裡望外張看。良久。夏提刑進到廳上。西門慶冠帶從後邊迎將來。兩箇敘禮畢。分賓主坐下。不一時。棋童兒拏了兩盞茶來吃了。夏提刑道。昨日所言接大巡的事。今日學生差人打聽。姓曾乙未進士。牌已行到東昌地方。他列位每都明日起身。遠接你。我雖是武官。係領勅衙門。提點刑獄。比軍衛有司不同。咱後日起身。離城十里。每個去所預備一頓飯。那里接見罷。西門慶道。長官所言甚妙。也不消長官費心。學生這里着人。尋箇菴觀寺院。或是人家。庄園亦可。教個廚役。早去整理。夏提刑謝道。這等又教長

因後被  
泰先敘  
得疎處  
如

的真扯  
淡落連  
入語言  
無味者  
如此

只吃物  
數種寫  
出淡涼  
惡態使  
人欲涕  
欲笑

官費心說畢又吃了一。道茶夏提刑起身去了。西門慶送了進來寬去衣。裳那白賚光還不去。走到廳上又坐下了。對西門慶說自從哥這兩箇月。沒往會裡去把會來就散了。老孫雖年紀大主不得事。應二哥又不管。昨日七月內玉皇廟打中元醮。連我只三四個人。到沒個人拿出錢來。都打撒手兒。難爲吳道官。晚夕謝將。又叫了個說書的。甚是破費他。他雖故不。言語各人心上不安。不如那咱哥做會首時。還有個張主。不久還要請哥。上會去。西門慶道你沒的說。散便散了罷。那里得工夫幹此事。遇閑時在。吳先生那里。一年打上個醮。答報答報天地就是了。隨你們會不會。不消。來對我說幾句話。捨白的白賚光沒言語了。又坐了一回。西門慶見他不。去只得喚琴童兒。廂房內放棹兒。拏了四碟小菜。牽葷連素。一碟煎麵筋。一碟燒肉。西門慶陪他吃了飯。篩酒上來。西門慶又討副銀鑲大鍾來。斟。

與他吃了幾鍾。白賚光纔起身。西門慶送到二門首說道。你休怪我不送。你我帶着小帽不好出去。得那白賚光告辭去了。西門慶回到廳上。拉了把椅子坐下。就一片聲叫平安兒。那平安兒走到跟前。西門慶罵道。賊奴才還站着。叫答應的就是三四箇排軍在旁伺候。那平安不知甚麼緣故。諛的臉蠟查黃。跪下了。西門慶道。我進門就分付你。但有人來答應不在。你如何不聽。平安道。白大叔來時。小的回說。爹往門外送行去了。沒來家。他不信。強着進來了。小的就跟進。問他有話說。下待爹來家。小的稟就是了。他又不言語。自家推開廳上榻子坐下。落後不想出來。就撞見了西門慶。罵道。你這奴才。不要說嘴。你好小膽子兒。人進來。你在那里要錢吃酒去來。不在大門首守着。令左右你聞他口裡。那排軍聞了一聞。稟道。沒酒氣。西門慶分付叫兩箇會動刑的上來。與我着實拶這奴才。當下兩箇。

伏侍一箇套上拶指，只顧擎起來，拶的平安疼痛難忍，叫道：「小的委實回  
爹不在，他強着進來，那排軍拶上，把繩子縮住，跪下稟道：『拶上了。』西門慶  
道：『再與我敲五十敲。』旁邊數着，敲到五十上，住了手。西門慶分付打二十  
棍，須臾打了二十，打的皮開肉綻，滿腿血淋。西門慶喝令與我放了，兩個  
排軍向前解了拶子，解的直聲呼喚。西門慶罵道：『我把你這賊奴才，你說  
你在大門首，想說要人家錢兒，在外邊壞我的事，休吹到我耳堦內，把你  
這奴才腿卸下來，那平安磕了頭起來，提着褲子往外去了。』西門慶看見  
画童兒在旁邊說道：『把這小奴才拏下去也。』拶他一拶子，一面拶的小厮  
殺猪兒似怪叫。這里西門慶在前廳，拶人不題。單說潘金蓮從房裡出來，  
往後走，剛走到大廳後儀門首，只見孟玉樓獨自一箇在軟壁後聽覷。金  
蓮便問：『你在此聽甚麼兒哩？』玉樓道：『我在這里聽他爹打平安兒。』連画童

小奴才也拶了一拶子，不知爲什麼。一回棋童兒過來，玉樓叫住問他爲  
什麼打平安兒。棋童道：『爹嗔他放進白賚光來了。』金蓮接過來道：『不是  
爲放進白賚光來，敢是爲他打了象牙來，不是打了象牙，平白爲什麼打  
得小厮這樣的賊沒廉恥的貨，亦發臉做了主子，想有些廉恥兒也怎的。  
那棋童就走了。』玉樓便問金蓮怎的打了象牙。金蓮道：『我要告訴你，還沒  
告訴你我前日去俺媽家做生日去了，不在家。』蠻林、小厮攬了人家說  
事，幾兩銀子買兩盒嘎飯，又是一罈金華酒，掇到李瓶兒房裡，和小厮吃  
了半日酒。小厮纔出來，沒廉恥貨來家，也不言語，還和小厮在花園書房  
裡，揷着門兒，兩箇不知幹着什麼營生。平安這小厮拿着人家帖子進去，  
見門闔着，就在窓下站着了。蠻小厮開門看見了，想是學與賊沒廉恥的  
貨，今日挾仇打這小厮，打的臊子成，那怕蠻奴才到明日把一家子都收。

拾了管人弔脚兒事。玉樓笑道：好說。雖是一家子，有賢有愚，莫不都心邪了。罷。金蓮道：不是這般說。等我告訴你。如今這家中，他心肝肱蒂兒，偏歡喜的只兩個人。一箇在裡，一箇在外。成日把覓恰似落在他身上一般見了。說也有笑，也有俺們是沒時運的行動，就是烏鴉拐一般賊，不逢好死變心的強盜，通把心狐迷住了。更變的如今相他哩。三姐你聽着，到明日弄出什麼八怪七喇出來。今日爲拜錢，又和他合了回氣。但來家就在書房裡。今日我使春梅叫他來，誰知大白日裡和賊蠻奴才關着門兒哩。春梅推門入去，說的一個個眼張失道的。到屋裡教我儘力數罵了幾句。他只顧左遮右掩的，先拏一疋紅紗與我做拜錢。我不要，落後往李瓶兒那邊樓上尋去。賊人膽兒虛，自知理虧，拏了他箱內一套織金衣服來，親自來儘我。我只是不要，他慌了說：姐姐怎的這般計較。姐姐揀衫兒也得裙

兒

兒也得看了，好拿到前邊教陳姐夫封寫去。儘了半日，我纔吐了口兒。他讓我要了衫子。玉樓道：這也罷了，也是他的儘讓之情。金蓮道：你不知道，不要讓了他。如今年世，只怕睜着眼兒的金剛，不怕閉着眼兒的佛老婆。漢子你若放些鬆兒與他，王兵馬的皂隸，還把你不當合的。玉樓戲道：六丫頭，你是屬麵筋的，倒且是有斬道說着。兩箇笑了。只見小玉來請三娘五娘，後邊吃螃蟹哩。我去請六娘和大姑娘去。兩箇手拉着手兒進來。月娘和李嬌兒正在上房穿廊下坐，說道：你兩箇笑什麼？金蓮道：我笑他爺打平安兒。月娘道：嗔他恁亂唧唧叫喊的，只道打什麼人。原來打他爲什麼？來。金蓮道：爲他打折了象牙了。月娘老實便問：象牙放在那里來？怎的教他打折了？那潘金蓮和孟玉樓兩箇嘻嘻哈哈，只顧笑成一塊。月娘道：不知你每笑什麼？對我說。玉樓道：姐姐你不知道，爹打平安爲放進白

賚光來了。月娘道：放進白賚光，便罷了。怎麼說道：打了象牙，也沒見這般沒稍幹的人。在家閉着，臊子坐平白，有要沒緊，來人家撞些什麼來。安道：他來望爹來了。月娘道：那個弔下炕來了。望沒的扯臊淡，不說來，撓嘴吃罷了。良人李瓶兒和大姐來到，眾人圍遶吃螃蟹。月娘分付小玉屋裡，還有些葡萄酒，篩來與你娘每吃。金蓮快嘴說道：吃螃蟹，得些金華酒吃纔好。又道：只剛一味螃蟹，就着酒吃，得隻燒鴨兒，撕了來下酒。月娘道：這咱晚，那里買燒鴨子去。李瓶兒聽了，把臉飛紅了。正是話頭兒，包含着深意，題目兒，哩暗蓄着畱心。那月娘是個誠實的人，怎曉的話中之話。這里吃螃蟹不題，且說平安兒被責，來到外邊，賣四來，與眾人都亂來問平安兒。爹爲甚麼打你。平安兒道：我知爲甚麼來。與兒道：爹嗔他放進白賚光來了。平安道：早是頭里你看着我，我那等攔他，他只強着進去了，不想爹從後

邊出來撞見了，又沒甚話，吃了茶，再不起身。只見夏老爹來了，我說他去。了他還躲在廂房裡，又不去。直等拏酒來吃了，纔去倒惹的打我這一頓。你說我不造化，低我沒攔他，又說我沒攔他，他強自進來，管我腿事打我。教那個賊天殺男盜女娼的狗骨禿，吃了俺家這東西，打背梁脊，下過來。與兒道：爛折脊梁骨，倒好了。他往下撞平安道：教他生噎食病，把額根軸子爛吊了。天下有沒廉恥皮臉的，不相這狗骨禿沒廉恥來。我家關的狗，也不咬賊。雌飯吃花子，合的再不爛了。賊亡八的屁股門子來，興笑道：爛了屁股門子，人不知道，只說是臊的。眾人都笑了。平安道：想必是家裡沒晚米做飯，老婆不知道，餓的怎麼樣的。閑的沒的幹來。人家抹嘴吃圖家裡，省了一頓，也不是常法兒。不如教老婆養漢，做了忘八，倒硬朗此，不教下人唾罵。玳安在舖子裡，篋頭篋了，打發那人錢去了，走出來說：平安兒，我

不言語驚的我慌。虧你還答應。王子當家的性格。你還不知道。你怎怪人。常言養兒不要扁金湯銀。只要見景生情。比不的應二叔和謝叔來答應。在家不在家。他彼此都是心甜厚。聞便罷了。以下的人。他又分付你答應。不在家。你怎的放人來。不打你。却打誰。賁四戲道。平安兒從新做了小孩兒。纔學開閉。他又會頑成。日只踢毬兒耍子。衆人又笑了一回。賁四道。他便爲放人進來。這書童兒却爲什麼也陪揆了一揆子。是甚好吃的菓子。陪吃個兒。吃酒吃肉。也有箇陪客。十個指頭套在揆子上。也有個陪的來。那書童兒揉着手。只是哭。玳安戲道。我兒少哭。你娘養的你。忒嬌。把撒子兒拏繩兒拴在你手兒上。你還不吃。這里前邊小廝熱亂不題。西門慶在廂房中。看着陳敬濟封了禮物尺頭。寫了揭帖。次日早打發人上東京。送蔡駙馬童堂上禮。不在話下。到次日。西門慶往衙門裡去了。吳月娘與衆

房共五頂轎子。頭戴珠翠。身穿錦繡。來與媳婦一頂小轎。跟隨往吳大姑家。做三日去了。止畱下孫雪娥在家中。和西門大姐看家。早間韓道國送禮相謝。一罈金華酒。一隻水晶鵝。一副蹄子。四隻燒鴨。四尾鱔魚。帖子上寫着。晚生韓道國頓首拜。書童因没人在家。不敢收。連盒擔畱下。待的西門慶衙門回來。拏與西門慶瞧。西門慶使琴童兒舖子裡。旋叫了韓夥計來。甚是說他没分曉。又買這禮來做甚麼。我決然不受。那韓道國拜說。小人蒙老爹莫大之恩。可憐見與小人出了氣。小人舉家感激。不盡無甚微物。表一點窮心。望乞老爹好歹笑納。西門慶道。這箇使不得。你是我門下夥計。如同一家。我如何受你的禮。卽令原人與我擡回去。韓道國慌了。央說了半日。西門慶分付左右。只受了鶯酒。別的禮都令擡回去了。教小廝拏帖兒。請應二爹和謝爹去。對韓道國說。你後晌叫來保。看着舖子。你來

坐坐韓道國道禮物不受又教老爹費心應諾去了西門慶又添買了許多菜蔬後晌時分在翡翠軒捲棚內放下一張八仙桌兒應伯爵謝希大先到了西門慶告他說韓夥計費心買禮來謝我我再三不受他他只顧死活央告只留了他鶯酒我怎好獨享請你二位陪他坐坐伯爵道他和我計較來要買禮謝我說你大官府那里稀罕你的休要費心你就送去他決然不受如何我恰似打你肚子裡鑽過一遭的果然不受他的說畢吃了茶兩箇打雙陸不一時韓道國到了二人敘禮畢坐下應伯爵謝希大居上西門慶關席韓道國打橫登時四盤四碗拿來桌上擺了許多下飯把金華酒分付來安兒就在旁邊打開用銅甌兒篩熱了拏來教書童斟酒伯爵分付書童兒後邊對你大娘房裡說怎的不拏出螃蟹來與應二爹吃你去說我要螃蟹吃哩西門慶道傻狗林那里有一箇螃蟹實和

計四

你這管屯的徐大人送了我兩包螃蟹到如今娘們都吃了剩下醃了幾箇分付小廝把醃螃蟹擺幾箇來今日娘們都往吳妗子家做三日去了不一時書童拏了兩盤子醃蟹上來那應伯爵和謝希大兩箇搶着吃的淨光因見書童兒斟酒說道你應二爹一生不吃啞酒自誇你會唱的南曲我不曾聽見今日你好友唱個兒我纔吃這鍾酒那書童纔待拍着手唱伯爵道這等唱一萬箇也不算你裝龍似龍裝虎似虎下邊搽畫裝扮起來相箇且兒的模樣纔好那書童在席上把眼只看西門慶的聲色兒西門慶笑罵伯爵你這狗材專一歪廝纏人因向書童道既是他索落你教玳安兒前邊問你姐要了衣服下邊粧扮了來玳安先走到前邊金蓮房裡問春梅要春梅不與旋往後問上房玉簫要了四根銀簪子一箇梳背兒面前一件仙子兒一雙金鑲假青石頭墜子大紅對衿絹衫兒綠重

伯爵差  
排指動  
處以節  
多端然  
而正中  
主人之  
好此其  
所以莫  
逆也

絹裙子紫銷金箍兒要了些脂粉在書房裡搽抹起來儼然就如箇女子。打扮的甚是嬌娜走在席邊雙手先遞上一盃與應伯爵頓開喉音在旁唱玉芙蓉道

殘紅水上飄梅子枝頭小這些時着兒淡了誰描因春帶得愁來到春去緣何愁未消人別後山遙水遙我為你數歸期畫損了掠兒稍伯爵聽了誇獎不已說道相這大官兒不枉了與他碗飯吃你看他這喉音就是一管簫說那院裡小娘兒便怎的那些唱都聽熟了怎生如他這等滋潤哥不是俺們面獎似你這般的人兒在你身邊你不喜歡西門慶笑了伯爵道哥你怎的笑我倒說的正經話你休虧這孩子凡事衣類兒上另着個眼兒看他難為李大人送了他來也是他的盛情西門慶道正是如今我不在家書房中一應大小事都是他和小婿小婿又要舖子裡

說得正  
正經經  
何等侃

兼看看應伯爵飲過又斟雙盃伯爵道你替我吃些兒書童道小的不敢吃不會吃伯爵道你不吃我就惱了我賞你待怎的書童只顧把眼看西門慶西門慶道也罷應二爹賞你你吃了那小厮打了個臉兒慢慢低垂粉頸呷了一口餘下半鍾殘酒用手擎着與伯爵吃了方纔轉過身來遞謝希大酒又唱了箇曲兒謝希大問西門慶道哥書官兒青春多少西門慶道他今年纔交十六歲問道你也會多少南曲書童道小的也記不多幾個曲子胡亂答應爹們罷了希大道好個乖覺孩子亦照前遞了酒下來遞韓道國道國道老爹在上小的怎敢欺心西門慶道今日你是客韓道國道豈有此理還是從老爹上來次後纔是小人吃酒書童下席來遞西門慶酒又唱了一箇曲兒西門慶吃畢到韓道國跟前韓道國慌忙立起身來接酒伯爵道你坐着教他好唱韓道國方纔坐下書童又唱了個



曲兒韓道國未等詞終連忙一飲而盡。正飲酒中間，只見玳安來說：「賁四叔來了，請爹說話。」西門慶道：「你叫他來這裏說罷。」不一時，賁四進來，向前作了揖，旁邊安頓坐了。玳安又取一雙鍾筋放下。西門慶令玳安後邊取菜蔬。西門慶因問他：「庄子上收拾怎的樣了？」賁四道：「前一層纔蓋瓦，後邊捲棚，昨日纔打的基，還有兩邊廂房，與後一層住房的料都沒有。客位與捲棚漫地，尺二方磚，還得五百。那舊的都使不得，砌牆的大城角也沒了，墊地脚帶山子上土也添勾了百多車子。灰還得二十兩銀子的。西門慶道：「那灰不打緊，我明日衙門裡分付灰戶教他送去。昨日你磚廠劉公公說送我此磚兒，你開箇數兒，封幾兩銀子送與他，須是一半人情兒回去。」只少這木植，賁四道：「昨日老爹分付門外看那庄子，今早同張安兒去看，原來是向皇親家庄子，大皇親沒了，如今向五要賣神路明堂，咱們不要。」

他的講過，只折他三間廳，六間廂房，一層羣房，就勾了。他口氣要五百兩，到跟前拏銀子和他講，三百五十兩上也該折他的。休說木料，光磚瓦連土也值一二百兩銀子。應伯爵道：「我道是誰來，是向五的那庄子，向五被人爭地土，告在屯田兵備道打官司，使了好多銀子，又在院裏包着羅存兒。如今手裡弄的沒錢了，你若要與他三百兩銀子，他也罷了。冷手搥不着熱饅頭。」西門慶分付賁四：「你明日拏兩錠大銀子，同張安兒和他講去。若三百兩銀子肯折了來罷。」賁四道：「小人理會。」良久，後邊拏了一碗湯，一盤蒸餅上來，賁四吃了，斟上陪衆人吃酒。書童唱了一遍下去了。應伯爵道：「這等吃的酒沒趣，取箇骰盆兒，俺們行箇令兒吃纔好。」西門慶令玳安就在前邊六娘屋裡取箇骰盆來，不一時，玳安取了來，放在伯爵跟前。悄悄走到西門慶耳邊說：「六娘房裡哥哭裡迎春姐叫爹着個人兒接接。」

娘去西門慶道你放下壺快叫個小廝擎燈籠接去因問那兩箇小廝在  
那里玳安道琴童與棋童兒先擎兩箇燈籠接去了伯爵見盆內放着六  
個骰兒卽用手拈着一個說我擲着點兒各人要骨牌名一句見合着點  
數兒如說不過來罰一大盃酒下家唱曲兒不會唱曲兒說笑話兒兩椿  
兒不會定罰一大盃西門慶道怪狗才忒韶刁了伯爵道令官放個屁也  
欽此欽遵你管我怎的叫來安你且先斟一盃罰了參然後好行令西門  
慶笑而飲之伯爵道衆人聽着我起令了說差了也罰一盃說道張生醉  
倒在西廂吃了多少酒一大壺兩小壺果然是個么西門慶叫書童兒上  
來斟酒該下家謝希大唱希大拍着手兒道我唱箇折桂令兒你聽罷唱  
道

可人心二八嬌娃百件風流所事撐連着蹙春山眼橫秋水鬢結着烏

鴉乾相思撇不下一時半霎咫尺間如隔着海角天涯瘦也因他病也  
因他誰與做個成就了姻緣便是那救苦難的菩薩

伯爵吃了酒過盆與謝希大擲輪着西門慶唱謝希大擎過骰兒來說多  
謝紅兒扶上床什麼時候三更四點可是作怪擲出個四來伯爵道謝子  
純該吃四盃希大道折兩盃罷我吃得書童兒滿斟了兩盃先吃了頭  
一盃等他唱席上伯爵二人把一碟子葶薺都吃了西門慶道我不會唱  
說箇笑話兒罷說道一個人到菓子舖問可有櫃子麼那人說有取來看  
那買菓子的不住的往口裏放賣菓子的說你不買如何只顧吃那人道  
我圖他潤肺那賣的說你便潤了肺我却心疼衆人都笑了伯爵道你若  
心疼再擎兩碟子來我媒人婆拾馬糞越發越晒謝希大吃了第三該西  
門慶擲說留下金釵與表記多少重五六七錢西門慶拈起骰兒來擲了

毒極

羅

個五書童兒也。只斟上兩鍾半酒。謝希大道。哥大量也。吃兩鍾兒。沒這個理。哥吃四鍾罷。只當俺一家孝順一鍾兒。該韓夥計唱。韓道國讓賁四哥年長。賁四道。我不會唱。說箇笑話兒罷。西門慶吃過兩鍾。賁四說道。一官問姦情事。問你當初如何姦他來。那男子說。頭朝東。脚也朝東。姦來。官云。胡說。那里有個缺着行房的道理。旁邊一個人走來。跪下。說道。告稟。若缺刑房待小的。補了罷。應伯爵道。好賁四哥。你便益不失當家。你大官府。又不老別的。還可說你怎麼一個行房。你也補他的。賁四聽見此言。謊的把臉通紅了。說道。二叔什麼話。小人出于無心。伯爵道。什麼話。檀木靴沒了。刀兒只有刀鞘兒了。那賁四在席上。總是坐不住。去又不好去。如坐針氈。相似。西門慶飲畢四鍾酒。就輪該賁四擲。賁四纔待拏起骰子來。只見來安兒來請賁四叔。外邊有人尋你。我問他說是壺上人。這賁四巴不得。要

去。聽見這一聲。一箇金蟬脫殼走了。西門慶道。他去了。韓夥計你擲罷。韓道國舉起骰兒道。小人尊令了。說道。夫人將棒打紅娘。打多少。八九十下。伯爵道。該我唱。我不唱罷。我也說箇笑話兒。教書童合席都篩上酒。連你爹也篩上。聽我這箇笑話。一箇道士。師徒二人往人家送疏。行到施主門首。徒弟把繚兒鬆了些。垂下來。師父說。你看那樣。倒相沒屁股的。徒弟回頭答道。我沒屁股。師父你一日也成不得。西門慶罵道。你這歪狗材。狗日裡吐出什麼象牙來。這里飲酒不題。且說玳安先到前邊。又叫了畫童。拏着燈籠來。吳大妗子家接李瓶兒。瓶兒聽見說家里孩子哭也。等不得上拜。留下拜錢。就要告辭來家。吳大妗子那里肯放。好友等他兩口兒。上了拜兒。月娘道。大妗子你不知道。倒教他家去罷。家裡没人。孩子好不尋他。哭哩。俺每多坐回兒。不妨事。那吳大妗子纔放了李瓶兒出門。玳安

丟下畫童和琴童兒兩箇隨轎子先來家了。落後上了拜堂客散時，月娘等四乘轎子只打着一箇燈籠。況是八月二十四日，月黑時分，月娘問別的燈籠在那里，如何只一箇。棋童道：「小的原拏了兩箇來，玳安要了一箇和琴童先跟六娘家去了。月娘便不問就罷了。潘金蓮有心便問棋童：『你們頭裡拏幾箇來？』棋童道：『小的和琴童拏了兩箇來，落後玳安與畫童又要了一個去，把畫童換下，和琴童先跟了六娘去了。』金蓮道：『玳安那囚根子，他沒拿燈籠來。』畫童道：『我和他又拿一箇燈籠來了。』金蓮道：『既是有一箇就罷了，怎的又問你要這箇？』棋童道：『我那們說他強着奪了去。』金蓮便叫吳月娘姐姐，你看玳安恁賊獻勤的奴才，等到家和他答話。月娘道：『奈煩孩子家裡緊等着叫他打了去罷了。』金蓮道：『姐姐不是這等說，你便罷了。你是箇大娘子，沒些家法兒。』晴天還好，這等月黑四頂轎子，只隨着一

個燈籠，顧那些兒的是。說着轎子到門首，月娘李嬌兒便往後邊去了。金蓮和孟玉樓一答兒下轎進門，就問玳安兒在那里。平安道：『在後邊伺候哩。』剛說着，玳安出來，被金蓮罵了幾句。我把你獻勤的囚根子，明日你只認清了，單揀着有時運的，跟只休要把脚兒踢踢兒。有一箇燈籠打着罷了，信那斜汗世界一般，又奪了個來，又把小厮也換了來。他一頂轎子，到占了兩箇燈籠，俺們四頂轎子，反打着一箇燈籠。俺們不是爹的老婆，玳安道：『娘錯怪小的了。爹見哥兒哭，教小的快打燈籠接你。六娘先來家罷，恐怕哭壞了哥兒，莫不爹不使我，我好幹着接去來。』金蓮道：『你這囚根子，不要說嘴，他教你接去，沒教你把燈籠都拏了來。哥哥你的雀兒只揀旺處飛，休要認差了冷竈上，着一把兒熱竈上，着一把兒纔好。俺們天生就是沒時運的來。』玳安道：『娘說的什麼話，小的但有這心，騎馬把脯子骨撞

拆了金蓮道你這欺心的囚根子不要慌我洗淨眼兒看着你哩說着和  
玉樓往後邊去了那玳安對着衆人說我精攬氣的營生平白爹使我接  
去却被五娘罵了恁一頓玉樓金蓮二人到儀門首撞見來安兒問你爹  
在那里哩來安道爹和應二爹謝爹韓大叔還在捲棚內吃酒書童哥裝  
了個嘴的在那里唱哩娘每熊熊去二人同走到捲棚榻子外往裡觀看  
只見應伯爵在上坐着把帽兒歪挺着醉的只相線兒提的謝希大醉的  
把眼兒通睜不開書童便粧扮在旁邊斟酒唱南曲西門慶悄悄使琴童  
兒抹了伯爵一臉粉又拏草圈兒從後邊悄悄兒弄在他頭上作戲把金  
蓮惹玉樓在外邊忍不住只是笑罵賊囚根子到明日死了也沒罪了把  
醜都出盡了西門慶聽見外邊笑使小廝出來問是誰二人纔往後邊去  
了散時已一更天氣了西門慶那日往李瓶兒房裡睡去了金蓮歸房因

問春梅李瓶兒來家說甚麼話來春梅道沒說甚麼金蓮又問那沒廉恥  
貨進他屋裡去來沒有春梅道六姐來家爹往他房裡還走了兩遭金蓮  
道真箇是因孩子哭接他來春梅道孩子後晌好不怪哭的抱着也哭放  
下也哭再沒法處前邊對爹說了纔使小廝接去金蓮道若是這等也罷  
了我說又是沒廉恥的貨三等兒九般使了接去又問書童那奴才穿的  
是誰的衣服春梅道先來問我要教我罵了玳安出去落後和玉簫借了  
金蓮道再要來休要與秫秫奴才穿說畢見西門慶不來使性兒關門睡  
了且說應伯爵見賁四管工在庄子上換錢明日又拏銀子買向五皇親  
房子少說也有幾兩銀子背正行令之間可見賁四不防頭說出這個  
笑話兒來伯爵因此錯他這一錯使他知道賁四果然害怕次日封了三  
兩銀子親到伯爵家磕頭伯爵反打張驚兒說道我沒曾在你面上盡得

心何故行此事。賁四道：小人一向缺禮，早晚只望二叔在老爹面前扶持。一二足感不盡。伯爵子是把銀子收了，待了一鍾茶，打發賁四出門。掣銀子到房中，與他娘子兒說：老兒不發狠，婆兒沒布裙。賁四這狗啃的，我舉保他一場，他得了買賣，扒自飯碗兒，就不用着我了。大官人教他在庄子。上管工，明日又托他掣銀子，成向五家庄子，一向換的錢也勾了。我昨日在酒席上，拏言語，錯了他錯兒，他慌了，不怕他。今日不來求我，送了我三兩銀子。我且買幾疋布，勾孩子們冬衣了。正是

祇恨閒愁成懊惱

豈知伶俐不如癡

新刻繡像評點金瓶梅卷之八

第三十六回

翟管家寄書尋女子

蔡狀元留飲借盤纏

既傷千里目

還驚遠去魂

豈不憚跋涉

深懷國士恩

季布無一諾

侯嬴重一言

人生感意氣

黃金何足論

話說次日西門慶早與夏提刑接了新巡按，又到庄上犒勞做活的匠人。至晚來家，平安進門，就稟今日有東昌府下文書，快手往京裡順便稍了一封書，帕來說是太師爺府裡翟大爹寄來與爹的小的，接了交進大娘房裡去了。那人明日午後來討回書，西門慶聽了，走到上房取書拆開，觀看上面寫着：

京都侍生翟謙頓首書拜

卽權大錦堂西門大人門下，久仰山斗，未接手標，屢辱厚情，感愧何盡。